



東林外索目錄

宣祖舊里

張無夢講謙卦

王繼宗陷虜

甘泉寺寇準丁謂題名

馮京辭婚

陳曙忠愍

斷碑

程珣除妖

尹洙

非、國語

趙元昊

張元昊

韓琦

李京

李縝

為書

禮部韻畧

楷隸五經

狗生角

儼宅借書

宰相惜才

華戎魯衛信錄

耆英會

遠史國語解

全史國語解



歐陽修

遠制

手書通鑑

孫積

青松社

柳拱辰書夫字

蘇東坡竹

王安石

陳烈

鄭俠

劉藻

余允文

李公麟

續謚法

夢李太白

黃庭堅綠茶銘

割地

易地

昭陵

程母

明道子婦

蘇程子孫

孟母詔

孔文仲彈程頤

游師雄論廟學

元祐黨人碑

蒲宗孟移汰

張舜民使遼

五經及第

章惇

程頤

趙抃

張璠

林慶老

陳軒

六柳先生

溫豫吳天經改名

董敦逸

李寧画

江贄

孟子弟子從祀

皇子状元

大觀茶論

徽宗別號

決策伐遼

欽宗青城

貞婦塚王婉容

北燮

翰帶

李若水

唐恪

陸棠

張邦昌

還鄉橋

泥馬

蔡京

陳秀才

李天會

李遵項

楊巖要義

南渡

閻勅奉太廟主

徐神翁盜行

宗澤

范宗尹

張仲熊

南相

羅從彥

郭義重

二星聚

龍可趙九齡

使金得還

桑地

趙鼎上寶錄

太平樓詞

秦檜

南渡奢侈

臣虜

岳飛

連南夫

賈廷佐

廊瓊

歲款

宋先陵

孔廟像贊

賜楊存中手書

功臣婦

思耕亭

楊愿

宗杲

不封生父

陳亮

陳同甫王道甫合墓志銘

地理

古人改姓名

八仙

辛元龍

日本僧記藏經

金王亮詩

范成大石經始末記序

周奭

汪開之貧約

麻衣易

朱元晦祭禪師文

鄒輓

南園記

陸放翁佚詩

韓侂胄

吳士遜

深衣制度

父母分墓

朱文公興致

唐仲友

諸葛廷瑞

畢再遇辭賞

辛棄疾

尋漏銘

金史

杜杲四書

菊譜

彭奭

趙師異

陳汝晦

夏明誠

金遺事

張宏圖

汪立信

費著成都周公禮

殿聖賢圖考

度宗手書

賈似道知己

字氏銘

譚昭寶七歲登第

張自明入墓

洪福

教陶孫

木棉菴

吳休

馬光祖

真德秀

實錄

賈似道募兵檄

陳自中

張鏜

陳天龍

張世傑

文天祥不拜丞相

文天祥書

王昭儀

陳烈婦

謝枋得女

龔開

元郝經馬書

續後漢書

兩至元

許乞假

存倡

文移改漢字

左衽

帝師

黑玉酒缸

拔都兒

摩訶葛刺神

葛應雷

歐陽祐祠

高麗王祖墓

黃潛

李珪

科舉

戶籍

樂官

元官兩名 七真人

河源

吳澄 戶券 劉因書事詩

楊奐諭祠堂 謝翱登西臺慟哭記

核桃杯 揭傒斯論修史

謚杜甫 吳萊釋迦万域志後序

吳萊與黃明遠第三書論樂府雜說

宋無 夏顏 朱鬣氏

鄧弼 玉山名勝集 禁酷

劉秉忠識墓 田誠 山水犯蹕

必蘭識納里 倪遷

棗林外索

宣祖舊里

鹽官談遷孺木輯



咸平三年六月詔保州保塞縣豐歸鄉東安村乃宣祖之舊里而百姓趙加起寔派天潢以安地著雖為疎屬寔重宗盟宜佩赤綬以充白社可左屯衛將軍仍賜加起等妻女首飾衣服銀器有差特遣內侍自保州召加起遂有是命

張無夢講謙卦

真宗召開元觀道士永嘉張無夢講謙卦上曰獨說謙卦何也對曰方大有時宜守之以謙

棗林外索

王繼宗陷虜

大同王侍中繼宗戰敗陷契丹降之嘗通南書之祖仁宗賜之手書見黃山谷跋中

甘泉寺寇準丁謂題名

常州府城東北六十里甘泉寺寇準題曰庚午年秋九月平仲南行至甘泉縣僧以詩板示之征途不暇吟咏代記年月又題于東楹曰平仲酌泉經此因望北關黯然而念未幾丁謂又過寺詩云翠影入疎度波光疑一凝帝家金掌露仙署玉壺冰曉井侵星汲官厨向月澄豈惟獨肺局灌頂助三乘題于楹曰謂之酌泉礼佛而去後范諷留詩于寺曰平仲酌泉回北望謂之

礼佛向南行烟嵐翠鎖門前路轉使高僧厭寵榮

馮京辭婚

江夏馮京當世自鄉舉礼部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光佐方負官掖勢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官中侍酒觀出奩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出

宋三元孫何漢公王曾孝先楊寔審賢馮京

陳曙忠愍

桂林府城西陳崇儀廟狀青征儂智高責崇儀使陳曙斬之以死非其罪而祀之隆興初賜額忠愍

斷碑

棗林外索

來陽縣東五里相傳武后立石誓鑿狄青討儂智高立碑其右
後為雷轟惟存斷碑

程珣除妖 珣字伯暉

宜州反獠歐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降言當為我南海立祠於
是迎其神以徃自宜至龔歷數州矣莫之禁也知州程公使語
之對曰過潯州守以為妖投奉神之具于江中逆流而上守懼
乃更置祀公曰試再投之越人畏鬼甚于畏官皆莫敢前公杖
不奉命者及投之乃流於土人方信其為妄伊川先生家傳

程珣以知漢州致仕年八十五七十時日撰墓志止叙系歷末
云予歷官十二任享祿六十年但知廉慎寬和孜孜夙夜無勛

勞可以報國無異政可以及民始終得免瑕摘為幸多矣墓日
切不用干求時費墓志銘既無事實可紀不免虛詞過美徒累
不德耳此文刻于石向壁安置若或少違遺命是不以為有知
也

尹洙

尹洙師魯宋史云嘗全光澤歐陽公墓志云都武軍判官當以
墓志為據

非非國語

唐柳宗元非國語宋江端礼元虞槃非國語

趙元昊

棠林外索

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趙元昊者斬首即為
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呂文靖公夷簡時大名府聞之驚曰謀
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語誓則有之矣非所以
禦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毋損國體乎朝廷方□之已
聞有指斥之詞矣趙善瑋自警編

張元昊

張元昊吳昊皆華州人又姚嗣宗亦關中人俱負氣個儻有縱橫
才嘗薄遊塞上有經畧西陲意邊帥莫之識遂投西夏為中國
患張吳二人家屬羈縻隨州間使謀者矯中國詔釋之人未有
知者

韓琦

任福好水川之敗史謂韓琦令之耿傳戒之而諸將乘勝輕敵
陷伏中然而以死報國亦可稱也是真文吏常談身烏豆微矣
元昊初敗劉平石元孫亦以是術凡善戰者必以輕兵先合待
其衰而以重兵壓之奇正相生固矣宋以文吏為大帥畏戰往
往匿城堡中而以兵命諸將擇一人官高者主之使代帥監兵
假即權輕莫能相制以禦大敵其敗固矣自韓琦至張浚皆然
獨賈似道曾蒞舟師而素失衆心見陣動先奔卒以喪國夫師
旅繫國之安危民之生死果不可以付文儒而司其事者果不
可不自決而諉責于人也哉

李京

慶曆五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越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入于吳臣求聞達于朝廷吳臣即繳其書奏之京出貶官未行京妻謁吳臣妻叙別吳臣妻慚不出京妻立聽事召吳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既為我還之欲求一別亦為乃公嘗為教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為疑索火然之而去

李績

鉅野李績伯玉官福州通判自號萬如居士嘗誦其先訓曰與其有求于世曷若無欲于己與其為人所賤不若以賤自安

偽書

葛忱偽李太白書丹陽高述齊安潘岐偽蘇東坡書

札部韻畧

札部韻略九千五百九十字札部韻續降增一百八十三字札部補遺增六十一字毛冕冕毛氏韻增一千七百一十字劉端平水韻增四百三十六字黃公韻韻會增六百七十六字統計韻會萬二千六百五十六字

楷隸五經

宋刻五經正義以趙安仁善楷隸留書之

狗生角

狄青家狗生角

棠林外索

儼宅借書

宋次道家住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儼居其側以便借
真當時春明坊宅子儼真比他處為倍

宰相借才

呂文穆夾袋冊韓忠獻甲乙丙丁集呂正獻掌記曾宣靖唯黃
公諤司馬文忠荐士稿陳審學章稿范文獻手記虞忠肅翹材
館錄

華戎魯衛信錄

蘓頌字子容元豐中上曰欲借一書非卿不可以北海通好八十
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據朕欲成一書但患遲來

修書者遷延歲月不肯早成頌曰恐須一二年可矣上喜曰果
然及書成賜名華夷魯衛信錄朱晦菴名臣言行錄

耆英會

元豐五年文彥博以太府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公
慕唐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為耆英會
尚齒不高官就資聖院建大夏曰耆英堂令闈人鄭真繪像

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

節度使致仕韓國公富弼字彥

國年七十九

河南節度使開府儀三司守太尉判河南府兼

西京留守司事路國公文彥博字寬夫年七十七 司封郎中

致仕席汝言字君德年七十七 太常少卿王尚恭字安之年

七十六 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字南正年七十五 秘書監致
任劉几字伯壽年七十五 衛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已字庸之
年七十五 大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舉崇福宮建中
字正 年七十三 司農少卿致仕王慎言字不疑年七十六 天
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周字昌言年七十 龍圖閣直學士通
諫大夫提舉崇福宮張燾字景元年七十 宣徽南院使檢校
太尉判大名府王拱辰字君貺年七十 瑞明殿學士大中
大夫司馬光字君實年六十四路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秩兼
舉 政事請入會公以地主携伎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至富公會
送羊酒不出餘皆以次為會路公又為同甲會司馬即中具程

大中卿希司封汝言皆丙年入也亦繪像于資聖院即氏園見錄

遼史國語解

霞瀨益石烈 即名諸宮下皆有石烈設官治之 孫里 和之小者

撻馬秩沙里 撻馬人從也 大迭烈府 即迭刺府 美為重 統軍馬集

會獨 地阿主 阿照 夷高 阿照 夷高 阿照 夷高 阿照 夷高

事暴里 忠 撻林 官 阿盧 孫里 選底 官 常衣 官 北烈 南

剋 掌軍官 之職 漢 林牙 掌文翰官 時 瑟瑟 禮祈雨射 神速 姑室

入名能 三 剋 統軍官 猶 評德 諸官 監 府 梯里 已 諸部 下官 達刺

千 縣 副使 麻 都 不 後 官 之 馬 步 官 牙 署 世 燭 官 政 史 府

之 位 忠 奴 古 史 與 近 葛 兒 罕 王 稱 敵 烈 麻 都 官 禮 旗 鼓 搜 刺

素林外索

搜刺燕節歲時雜九奚首漢首營乃捏伊兜正月押里時押音
官名燕節札名上巳日射討賽伊兜重午賽伊兜春之日捏福
月朔二陶里傑之節射討賽伊兜重午賽伊兜春之日捏福
耐大必里遲高重九炒伍仰時戰石烈辛衣官名烈令穩官孫里
馬特本官名後所房部工梅里官名威林鷲之官里司先離捏覽勃
海等國瓦里部皆致之林里官府莫幹魯朵莫腹心搜刺也
官名瓦里部皆致之林里官府莫幹魯朵莫腹心搜刺也
耶魯強壯女古金拆穩平窩篤強慈得失得本考胡木登官白
托白駕羽楚古官名掌北莫非訖諸部首長稱可敦突厥呈
里塞遠皇后稱撒刺名酒樽吐里官雜丁黃丁軍中雜幼弱以疑敵
也抵板行官衛門外楫拙犀日萬納犀一堂印博之虎斯稱有力
也抵板行官衛門外楫拙犀日萬納犀一堂印博之虎斯稱有力

金史國語解

都勃極烈漢官稱諸板勃極烈尊國論勃極烈尊禮優崇胡
魯勃極烈統領移齊勃極烈三位第阿買勃極烈邑石城乙室勃極
烈之官札失哈勃極烈之守官署房勃極烈之陰陽迭勃極烈之稱齊
猛安千夫謀克長百夫諸札詳穩之官諸移里至部落猛安
掌部落詞烏魯之官牧固幹里朵官府字論出之胎阿胡迭子
察非違者烏魯之官牧固幹里朵官府字論出之胎阿胡迭子
骨瓶于蒲陽孟于孟都通稱之馬也九第女魯歡不按答通稱之
山只昆舍人散亦索奇子撒答也老人什古乃之痛人撒合鞏鞏黑
保活里保阿里孫揚也答不也捕者阿里喜也圓獵板里速前能
阿高合惡鶻者胡魯刺長阿合如兀木頭粘罕心畏可吾亦可
盤里合將指三合靨也牙吾塔場蒲刺都而盲石哥里疾護都
桑林外索

誦之謂謀良虎無賴辭不失和醒如申之義訛出虎寬賽里樂迪
古乃也未撒八速烏古出不復也吾里補之畜積九典明星阿隣山
太神也高哈丹鏡山上阿嬾阿嬾科魯忒隣而峻沙忽帶丹幹論珠閣
毋斜烈月婆盧者德按春余聚木可珠蒲盧渾布阿里帛金
活女罐烏烈草沙刺衣活臘胡也赤朔刺實桓瑞松阿帛里子
孰輦蓮活南罕志合喜天訛古乃大者有斜哥鼠蒲哥雞窩謀
罕鳥完顏漢姓烏古論商姓紇石烈高徒卑杜女美烈郎兀顏
朱蕭察李顏蓋張溫迪罕温石林蕭真屯曹字不魯魯移刺刺
幹勃石納刺康夾谷裴滿麻尼忙古魚幹准趙阿典雷阿里侃何温
敦空吾魯惠烏林答秦僕敬林木虎董古里甲注

遼制

宰相凡除拜行頭子堂帖授奏侯再取二日出給告敕政官有
知頭子事
空帖食殺之次大行出殯群臣以殺羊祭于路名曰食殺之次
一祓祭凡出征以北牡鹿各一祭之曰祓詛敵也
勅箭車駕遠歸閣門使持雄箭勅箭官持雌箭比較相合而後

入宮

北樞密院視兵部南樞密院視吏部北南二王視戶部夷高畢視
刑部宣徽院視工部敵烈麻都視禮部北南府宰相總之楊隱石
宗蘇林牙修史書于越生而論議以象公師北南院以牙帳在
素林外素

大內帳殿之南北又有承應小底局
連俗東向高本御帳東向通輦九帳南向皇族三父帳北向東
西為綽南北為緯改為御營為橫帳

大樂調雅樂有七音大樂亦有七聲曰七旦婆陁力旦平聲雞
識旦長聲紗識旦質直聲紗侯加溫旦溫聲沙臘音應聲般賸
五聲侯利捷獲先聲連諸帝騎銅像在天同府華嚴寺

手書通鑑

司馬溫公手書資治通鑑無一字苟具

歐陽修

歐陽公臨終戒子孫曰予生平以功業文章力詆浮屠一見顯

師始知性命之奧方將研究而未逮命已為之奈何汝輩宜自
勉毋令後悔言安舊志

徐積

徐仲車聞蔣穎叔得廣師曰廣為雄藩府座出先尊以門槩夾
以銀椀屠膾人次之他鎮所無也初三變首以琉璃瓶注薔薇
水揮洒于太守不及其他又曰嘗見一俗書云作文用字必用
新意如論友若使管鮑則不新矣昔卓王孫曰入弃我取不取
我與汝能致富與俗書正合此說學者宜取法焉楚州教授始
仲車先生任十五年

青松社

元豐間周濂溪自南康歸老九江黃太史以書勸友歸宗寺真
淨文禪師因結青松社朱晦翁守南康游歸宗寺善應菴華禪
師

周子太極圖傳于鎮江鶴林寺僧壽溪

柳拱辰書大字

永州通判武林柳拱辰熙寧進士嘗維舟于諸溪山或告
以怪拱辰正襟危坐夜半有物登舟拱辰叱之書大字于其手遂去
語且跡之見岷間字跡宛然內錫浩溪石上題絕句云浩溪石
怪大江邊心記開將此處錫向後有人來屈指四千六百甲寅
年已而僧告以溪山聲震復書大字以鎮之怪遂滅武陵雜志

王安石

虛名寔行強辨堅意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不作執政為屈此
虛名也平生行止無一點泥論者雖欲誣之人主信乎此寔行
也論議人主之前貫穿經史今古不可窮語故曰強辯前世大
臣欲任意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得曰此老寔不可以
此動故曰堅意此法所以必行也劉元成語錄

蘇東坡竹

蘇東坡寫竹于南安寶界寺壁韓沈曾之黨亟之載以巨舟欲
獻沈曾至錢唐而溺蘇東坡集

蘇子瞻謫黃州歸東坡居士東坡其所居也晚又歸老泉老人

以眉山先翁有老翁泉故云 葉夢得石林燕語

東坡在湖州被逮時面無人色而足俱軟不能行未入與家人
訣而使者不聽伊川先生謫居陵時亦欲入告叔母而不可得
惟陳了翁被逮即行使人駭之請其入后行裝而翁反不聽
公與廖子晦書

陳烈

侯官陳烈學行端飭動據礼文嘉祐中召公文荐之福建提刑
王陶言烈為妻所訟因証其貪詐司馬光率諸諫官爭曰烈平
生操守出于誠寔雖有迂闊不失守經夫婦不諧則聽之難絕
而已何可為橫辱所徠

鄭俠

福清鄭俠在英州辦大慶居士遂鄉更辦一拂居士宣和元年
忽夢客有稱鉄冠道士遺之詩蘇子瞻也寤而嘆曰吾將逝矣
作詩二章

劉藻

閩縣劉藻昭信嘗解易有曰見險而止為需見險不止為訟能
通其變為隨不能通變為蠱

余允文

建安余允文隱之以司馬光作菴孟穀為其後李觀鄭原著
語及藝圃折采皆肆詆毀乃作尊孟辯三十餘條闢之

李公麟

晁无咎雜詠集當東坡盛時李公麟至為西岩廊像後東坡南
還公麟去京師遇蘇氏子弟于途以扇障面不一揖其薄如此
故以道鄙之盡棄平生所有公麟之画于人不可復留

續論法 宋劉敞

教化無方曰尼先覺任重曰擊述而不作曰彭信而好古曰彭
隱居求志曰夷伯夷仁義庶曰淵不幸短命曰淵和而不流
曰惠柳下惠過志通時曰俞子窮武進退寡過曰瑗蘧伯玉恭儉好礼
曰嬰晏子清淨無為曰聃堯期符道曰聃惠而多愛曰僑子產
直而不撓曰肸叔向輕魯守節曰札季子居敬行簡曰雍孝友

時格曰審而德慎言曰迨善事父母曰參使能達命曰貢子貢

在約思純曰憲原憲技之敏給曰求冉求勇而知義曰由子路

文學博識曰商子夏容貌矜莊曰張頌孫師信道輕任曰開漆雕

不得中庸曰曾曾點言合聖人曰若有子敬慎威儀曰華公西

有德疾憂曰冉伯牛知德中庸曰伋子思踊道知言曰軫隱居

放言曰逸夷逸反性教礼曰况荀况兼愛尚賢曰翟上同尊儉

曰翟墨子救攻尚開曰鉞宋鉞獨善為我曰居楊子危言日出

曰周莊子白柳宗不汚曰皓四皓言行執物曰舒董仲舒簡易名聞曰

向劉向守死善道曰勝卓思寡欲曰雅楊子審音知化曰曠

巧歷絕倫曰衡張平達教知來曰輅管輅博物多愛曰選良

史寔錄曰遷

夢李太白

黃山谷謫蜀夜宿歌羅驛夢太白相見于山間曰予往謫夜即
即于此聞杜鵑作竹枝詞三疊世傳之否予細憶集中亡有謫
三謫乃得之其一云一聲望帝花片飛百里明妃雪打圍馬上
胡兒那解聽琵琶應道不如歸其二云竹竿破面蛇倒退摩圍
山下胡孫愁杜鵑無血可續淚何日金雞散九州其三云命人
鮮覓頭船日瘦鬼門關外天北人墮淚南人嘆青壁無梯任杜
鵑

黃庭堅綠菜銘

蔡蒙之下彼曲江一曲一江一曲有茹生之可以為蔬蛙蟻之衣采盈掬
吉鰓既澤不涸沙磔美以翠醜宜酒宜飶在吳則紫在蜀則綠
其臭味同遠致不殊誰其發之班我旨蓄維女博士史君炎玉

按此銘末句言史君炎玉蓋指眉陽望族史氏女名琰字炎

玉琴州資穎嗜學蘋蘩纖纈一不介意善屬文雅安張閻少卿
出守眉陽聞其本納為家嗣子履之婦炎玉日游心于簡編翰
墨平生造覽之勝燕笑之適與子履詩酒酬唱格調閑雅以而
盈篋手自叙次目曰和鳴集而少卿之宰于山谷老人為姑輩
子履寔其親表也因寓書致綠菜為信山谷珍其而以贊謝之
末句猶古女校書之褒云此見宋紹興甲戌知縣徐宏中跋

割地

熙寧八年詔韓縝割分水嶺以北地畧契丹東西失地凡七百
里其後契丹復包取南不耕地不臨鴈門遂廢用兵之費夫宗
人所割分水嶺之地今不可攷矣然嘗登鴈門踰夏屋極目于
勿注廣武之間而知陞山形如人字一脊中分山南據脊則利
歸山南山北據山脊則利歸山北遠人所索必在此地也不然
則彼以射獵畜牧為業每空千百里之地以養禽獸而顧獨
拳于此三十里間耶夫宗君可與有為者神宗也今其言曰
所爭止三十里大臣殊不究本末夫斥鹵沙磧之場連阡彌望
虜所不爭隘塞險易之間不十數里利害即相望矣神宗但喜

其道路之不通而不究城民之天限斯惑也已山西通志

易地

宣徽南院使郭遵鎮御延夏人欲以塞門安遠易綏州遵言非
先交二寨不可與違其屬與夏使議惟言寨基乃寢其請

昭陵

元豐三年富丞相弼托程伊川草疏論仁宗皇帝永昭陵云往
者營永昭陵時英宗皇帝方不暇未能聽事朝廷惘然不知其
制失于迫卒不復深究傳訪凡而規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
之私意以巨木架石為之屈計不百年必當損墜擴中又為鉄單
重且萬斤以木為骨大止數寸不過二三十年決須推毀梓宮

之學決不盈尺，昇日以億萬鈞之石自高而墜，其時奈何思之及此，肯寒胆喪其後，辱陵始為石殿，議者竊意大臣已悟昭陵之事，獨陛下未之知耳。今不孝太皇太后奄柔天下之養，今祔昭陵，因得撤去，鉄單用，辱陵石殿之制，仍更別加裁，虜使昇日雖不壞石墜，不能為害云云。未自跋云：富公見託為此奏，願以拙于文辭之再三，其意甚切，義不可拒。故日之間，遂生顧慮，不克上，惜乎其不果于義也。遂為志孝罪人。程子全集

程母

伊川先生作母上谷郡君陳氏家傳云：在廬陵時，公宇多怪，家人告曰：物弄扇，夫人曰：熱身。又曰：物擊鼓，夫人曰：有椎牙，可與

之後，家人不敢復言怪，亦不復有獲安居。

明道子婦

章氏之子與程明道之子，王氏婚也。明道子死，章納其婦。先生曰：豈有生為親友，死娶其婦者？他日王氏來餽，送一皆謝，意章欲見其子。先生曰：母子無絕道，然君乃其父之罪人也。

蘓程子孫

蘓軾子孫在六安，程頤子孫在英山。楊循吾廬陽客記。

孟后詔

哲宗娶孟后，詔云：孟元孫女，后孟在女也。而以孟元孫女詔者，伊川云：自古天子不娶小國，蓋孟元將校曾隨文潞公貝州獲

功官至團練使而在是時正是小使臣身程子拾遺

孔文仲彈程頤

左諫議大夫孔文仲言謹按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人物纖
汚天資險巧貪黷請未元無鄉曲之行奔走交結常在公卿之
間不獨交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升經
筵臣頃任起居舍人屢

侍講席觀頤陳說

凡經義所存全無發明必因藉一事汎濫緣引借無根之語以
搖撼聖聽推難引之所以眩惑淵慮工德未有嗜好而常啟以
無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常閉以勿用小人豈惟勸導以所
不為寔亦矯欺以無所有每至講罷必曲為卑佞附合之語借

如曰雖使孔子復生為陛下陳說不過如此又如曰伏望陛下
燕閒之餘深思臣之說無忘臣之論又如曰臣不敢子細敷奏
慮煩聖聽恐有所疑伏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日開陳當陛
下三年不言之際願無日無此語以感切上聽陛下亦必勉
為之應若又如陛下因咳嗽罷講及御適某學士以下侍講讀
者六七八人願官最小乃越次獨候問聖體橫偕過甚並無職分
如唐之王位王叔文李訓鄭注是也

呂中公家傳文仲本以伉直稱然蠢不曉事為浮薄輩所使以
害善良晚乃自知為小人所結憤鬱嘔血而死程正叔見秦
少游問天知否天還知道和天也瘦是學士作即上穿尊嚴女

得易而侮之薄徒舉以為笑水心集

游師雄論廟學

武功游師雄景叔張橫渠先生高弟舉進士第一為涪州司戶
參軍位郡有善政廟學居郡城西北隅師雄曰西北天地嚴凝
之氣可以右武不可以興文是不可不遷遷于東南

平涼府志

元祐黨人碑

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罰黜元祐害政之人靡有
佚罰乃命有司奏攻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
九人皇帝書而列之石置于文德殿門之東廡永為萬世臣子
之戒又詔臣京書之將以頌之天下臣竊惟陛下仁聖英武遵制

揚功彰善擯惡以昭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繼述之
志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京謹書

元祐奸党文臣曾任執政官二十七人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
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魯布王岩叟梁燾蘇轍王存鄭雍
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安燾李清臣劉奉世范
純礼陸佃

並元祐黃履張商英蔣之奇元符

曾任待制以上官四十九人蘇軾劉安世范祖禹朱光庭姚勗
趙君錫孔文仲孔武仲吳安時馬默錢勰朱之純蘇子悅趙彥
若孫覺趙鼎王致臣孫升李周王份韓川顧臨賈易呂希純曹
肇王觀范純粹呂陶王古豐稷張舜民張問楊畏陳次升邹浩

謝文瓘五元岑象求周昂陸昌衡徐勣董敦逸工官均郭知章

楊康國葉清龔源朱綬祖洽朱師服五元符

餘官一百七十七人秦國黃庭堅黃補之吳安詩張耒歐陽棐

劉唐老王翬呂希哲杜純張保源孔平仲司馬光宋保國湯或

黃隱畢仲遊常安民汪行余爽鄭俠常立程頤唐義問余下李

格非陳瓘任伯雨張庭堅馬涖孫諤陳郭朱光商蕪加龔去王

回呂希勣吳儔歐陽中律五元尹才葉仲季茂真商倚季績中

陳祐虞防李祉李深李之儀范正平曹蓋楊琳蕪晒葛茂宗劉

涓榮袁洪羽李斯趙天佑衡鈞袁公通馮伯無周誼孫宗

中鄧考甫王察趙响封覺民胡端偕李傑李貫石若趙令疇郭

執中金極高公應張集安信之黃策吳安遜周永祿高漸鮮于

綽張夙呂說卿王貫朱終吳明梁安國王古蕪迥檀固何大受

王箴鹿敏求江公望曹行高士育鄧忠臣科師棟韓浩郁况秦

希甫錢景祥周綽何大正梁寬呂彥祖沈千言興宗羅昂臣劉

勃王樞黃安期陳師錫于肇黃遷黃俠正許光甫楊鼎梅君俞

胡良冠宗頽張居李修涂純熙黃才高道恪侯顧道周遵道林

膚葛輝宋壽若王公彥王交張博許安脩劉吉甫胡潛楊懷實

董祥倪直儒蔣津王守劉元中王陽張俊明張裕陸表民葉世

英諸潛陳唐劉經國扈亮張恕陳玕洪島周諤蕭利趙越滕友

江詢方連許瑞卿李昭邦向訓陳察鍾正甫高茂華楊彥璋彭

醇慶正一李夷行梁士龍並元符

武臣二十五人張翼李休王猷可胡田馬田馬裕王復趙希夷

郭子旂任璿錢盛趙希德王長民李永愚李王庭臣吉師權吳

休復崔昌符潘濂高士林李加亮李玘劉延摩姚雄李二基並元符

符

丙臣二十九人孫惟簡陳衍張士良吳知新李綽譚康實錢趙

約黃卿從馮說魯肅蘇舜民楊偁梁弼陳恂張茂則張琳裴秀

李李偁王綬閻守勳李穆蔡元明王化基王道華鄧世昌鄭居

簡張祐王化基並元符

為臣不忠二人王瑛元符章惇元符

右今准尚書兵部符備降勅命指揮立石監司廳崇熙四年二

月 日明上虞倪元璐題元祐黨人碑曰此碑自靖國五年毀

碎遂稀傳本今獲見之猶欽寶錄矣當毀碑時蔡京屬教曰碑

可毀名不可滅也嗟乎漢人之欲不毀之更甚于京乎諸賢自

沐水眉山數十人外凡二百餘人更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

其姓名於故知福福擇之道莫失乎與君子同福福小人之謀無往

不禍君子也右工安民乞免著名今披此籍覺諸賢位中赫然

有安民在

蒲宗孟修志

蒲宗孟性修志每旦到羊子泉于燃燭三百日與有小洗面天

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大燥浴之別一浴至湯五斛

張舜民使遠

張舜民使遠見其太孫禧好音樂美姝名茶古画以為他日必
有如唐張義朝挈子三州來歸者不四十年雷見之後如其言

五經及第

黃州別駕黃泳永年三歲書過目輒成誦大觀二年應童子科
赴闕引見徽宗摘毛詩如南山之青句泳應聲曰不騫不崩上
以崩字為問對曰詩人之言不誠忌諱臣安敢復道上天况乃
歷見後宮地嬪事道以金錢果餌越五年賜五經及第

章惇

章惇從哲宗靈駕至成是陷于泥亭踰宿而行陳瓘奏之詔落
左僕射知越州

程頤

程頤洛州之行族子程公孫門人邢恕與有力焉御史楊畏攻
呂大防甚力頤自洛歸過襄陽畏在焉事師甚恭

伊川先生之墓洛人畏入党無敢送者致祭文惟張譯范域孟
季尹等薄暮即傳出城後至附名焉

趙抃

建寧崇安縣崇溪貫於中城達於南郊逶迤十里趙清猷公抃
所擊一時猷徙民居或譴怒清猷諭之詩曰猷屋成河怒亦多

百年保在忍消磨。

張璠

羅源張璠涓老知臨江軍隣郡臨川有清江渡產紙印膠誤為清江縣十郡日抄餘紙三万璠申省辨之援坊州杜若為比得報罷

林慶老

政和五年乙未古田林慶老進士第唱名時徽宗頌曰少年臣子何以老稱御筆塗其老字

陳軒

甌寧陳軒嘉祐八年進士歷知福州卒年八十一暮年嘗謂諸

子曰吾白屋起家平生不作欺心事今位不副憂嘗思其由昔守杭州有違官以一老兵執送府欲杖之北兵年逾七十亦不應杖遂聽其贖違官折簡相責未獲已呼入行未即斃杖下至今吾未嘗不以自咎也

六柳先生

長汀王宗哲廷後初調南豐簿歷泉州理掾韶州教授朝陽卒終灌陽令手植六柳堂前稱六柳先生年八十一

溫豫吳元經改名

政和五年乙未惠安進士溫豫與偽齊豫同名改曰尊又進士吳元經宣和間詔不得以天字為名改名遵老

棗林外索

廿二

董敦逸

吉安永豐董敦逸舉進士歷知懷縣弋陽縣俱有惠政元祐中
為監察御史出知臨江軍節宗復召拜御史上疏辨瑤華秋獄
出知興國軍

李寧画

高麗李寧善画嘗入朝徽宗以一奇画示寧，曰臣之筆也工
不信寧折裝背果有其姓名

江贄

崇安江贄叔圭初游上庠著名易學父死廬墓築石峯山巔政
和中以八行徵三聘不起時少微見遂賜弔少微先生嘗取司

馬无育治通鑑約舉其大曰節要終隱邑之蘆峰

孟子弟子從祀

政和五年三月十四日封孟子弟子梁正子克利國公公孫丑
壽光相萬章博興伯浩生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恭伯陳臻蓬
萊伯充虞昌樂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水伯彭
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陰伯咸止明道城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
水伯益城括萊陽伯季孫豐伯子叔承伯宋文京東路有豐縣
承縣承即今峰縣
附祀先儒二子昌黎伯韓愈宋司空孔道輔

皇子狀元

政和八年策進子^嘉王楷第一揚州王昂次之以親王為嫌易

昂為首

大觀茶論

徽宗著大觀茶論云首地例生之類不一蓋州本向下而尾向上也然以茶而先穀粟絲帛本其升乎

徽宗別號

徽宗上章青詞自稱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元大法師都天教主群臣上尊號曰玉京金闕七寶元臺紫微上宮靈寶至真玉宸明皇大道君蔡條國史後補

決策伐遼

宣和六年將與金伐遼十二月陝西地再天震初命左司郎中

黃潛善往視匿不以聞擢戶部侍郎汪伯彥代之汪原等州人流第令在所賑恤而已及期又大震伯彥往視亦報不為災權官伐遼遂決卒敗宋者二人也以報不寔故史不詳見岳珂程文群書淵海

欽宗青城

欽宗在青城詔京師曰大金軍已登城敵兵不下保安社稷全活生靈恩德甚厚云

欽宗在虜營有批字取應物用末云且煩應付仍書名押字又令王宗馮持御批賜大尹王時雍云某之宗廟公等所保勉事新主勿思舊君內中小庫金銀盡搬來以為渡河之費又齎到

御札祖宗創業凡二百年宗廟社稷一旦傾危天子親族不相
保痛哉痛哉皆因諸公相保頌內藏假錢一百貫收買下項物
出京應付幸甚幸甚休思舊主善事新君去期有日相見無緣
春暉付尚書時雍

大相國寺智海禪院僧守一為舍人邀諸寮問佛法大意甚喜
約以北行僧告歸治裝比還寺浴畢登座別眾坐化入咸昇之
虜遣二十一入持香入寺供佛賜金千緡以葬徐夢莘北盟會

貞婦塚王婉容

徽宗北狩虜迫王婉容為子婦徽宗云好事新主婉容誓不二
主遂刎為虜鄙宗之大臣無然者因祀墓樹碑曰貞婦塚前吳

其

北變

靖康之變帝子王孫官門仕族之家陷入金虜沒為奴婢使供
作務每人一月支禪子五斗令自舂米未得一斗八升用為飯
根歲支麻五把令緝為裘此外不聞一錢一帛之入矣男子不
能緝者終歲裸體虜或哀之使之執爨雖微有煖氣旋出取柴
歸坐火邊皮肉脫落惟喜醫人綉工之類尋常團坐地下襯以
敗席客至開筵引能樂者環列奏伎酒闌客散各復其初依舊
環坐刺綉往、餒病枕相而死

輸幣

欽宗未輸全國帛一千万沙縣鄧肅以鴻臚寺主簿使虜營留
五十日見虜分幣自粘沒喝以下至于步卒分箱各五十匹計
朝廷所出之數以千萬為準則盡虜人之數不過十萬餘况
或陣亡或以病或以事還或隨軍供戰具其得箱亦與粘沒喝
等以諸色人所占之數當與戰卒中分別虜人正兵不過八萬
當其分也教同物并金人得錦渤海得綾契丹得禪襪之類而
九州所得者雜色而已肅言於高宗又云外夷之巧在文書簡
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繁。政運太祖太宗之時法嚴而令
速事簡而官清未嘗旁搜曲引以稽賞罰及能以十萬精兵混
一六合自是厥後群臣無可諫者今日獻一策明日獻一策繁

冗瑣碎唯恐不備此文書所以益繁而政事所以益緩也

李若水

李忠愍公宣和壬寅尉大名之元城有村民持書至曰閩大王
有書公甚駭愕視其紙云上元城縣尉李尚書侯前將軍閩雲
長押語民何自得之云夜夢金甲將軍告某曰汝來日詣縣由
某地逢著鐵冠道士索取閩大王書來與太李尉既覺驚异勉
如其言果遇道士得書公發書其間皆豫言靖康禍變以事涉
怪即火其書作詩紀之云金甲將軍傳好夢鐵冠道士寄新書
我與雲長隔異代翻疑此事天荒虛公後果貴顯卒蹈圍城之
禍其子浚厚記其事刻之于石

郭景瑛軍志

李若水母 氏康王使金長金人反復潛歸道曲周經母燕飢
渴甚向母索漿飲母延入曰官人何來王曰吾為商于磁相間
為金兵初擄至于此母曰官人非商賈也適有胡騎來追問康
王由此過否吾已詔之曰已過此而日矣追吏舉鞭擊其鞍道
可惜可惜遂回告大王且安心因進酒食王問其姓氏泣而不
言再三詰之母曰妾之子李若水也死于虜吾兒得為忠臣妾
不恨矣妾聞磁相在適有宗澤在焉食足兵強天下事尚可為
幸大王勉之因出金銀數兩獻王王受之相泣而別
若水衣帶中得玄胡馬南來久不歸山河殘破一身危功名誤
我等雲過歲月驚人和雪飛每事恐遺千古嘆此身甘與眾人

遠。思量惟有君親重。血淚紛、染客衣。

太學生祭李若水文。皇穹將傾天柱必折大地欲仆太岳必蹶
公人中龍有臣天豕賊據丘土天子在下公抱帝躬爵出大罵
公于是時皆裂髮立乾坤晝昏鬼神欲泣欲贖清卿又万其身
万人何多一世猶輕吾將提長劍而登太華扶浮雲而問蒼天
唯泣盡而繼之以血安得吾清卿之復然

唐恪

金人徧百官五張邦昌觀文殿大學士太乙宮使致塘唐恪致
受署名仰藥死

陸棠

楊龜山先生婚陸雲初見先某容貌莊整端坐不動每來必如此以此善之一日引入書院坐久忽報有客先生出接索燕坐如改宅看壁外窺之大致驚異常別去家人以告先生愈為所取以女妻索建炎四年建州民范汝為作亂索入其党中賊平械索赴行存道死

張邦昌

張邦昌元符三年庚辰甲科第三人建炎元年邦昌伏誅削其名籍陸是科第四人福清林通為第三人

還鄉橋

徽宗北狩經豐潤縣西石橋見河水西流忽動鄉思曰吾為亂

世之幸後世必能力伸此冤令我回京者因不食而去今名還鄉橋

泥馬

寧津縣北十八里大柳店高宗為康王時負于金後還中途馬斃遠野畏牽一馬謂之曰此馬可乘不可飲行至店北馬渴不可制入溝飲水頃之遂成泥矣迄今相傳云泥馬送康王康王泥馬延津縣南一里飲水即灘化今地名馬灘鋪蔡京

蔡京死後四十二年遷葬皮肉消化已盡獨心胸上隱起一凸字高二分許如錫刻所就以大奸誤國之人而有此祥誠不可曉也

陳彥才

平陽陳彥才用中宣和進士與秦檜生辰偶同檜再相注選連
江全彥才戲作詩命賊安能比巨公偶然年月與時同只因
上差些子甘向連江作釣翁

李文會

晉江李文會端友建炎二年進士權叅知政事後調筠州徙江
州注金剛經撰三教通論第御史時刻時賢以媚秦檜及時論
不與

李遵頊

夏主李遵頊先狀元及第

榜嚴安義

蜀人范東叔自云在學者時晨朝必誦榜嚴陳舉君與隣省同
念佛為誰東叔拱而後對君舉戲曰吾以為老平所課尔東叔
因言誦此三十年矣余問請東叔榜嚴安義安在東叔沉思以
之曰如雞候鳴顧瞻東方已有精色此是逼撲到緊切處也

南渡

高宗南渡至湖州烏程林暉召諸侍臣數十人(董)宴氏樓下賦
詩

閻勅奉太廟主

涇州閻勅為主管步軍司全人南渡勅先守洛陽奉太廟神主

歸于臨安

徐神翁盜行

徐神翁鎮戎軍人。今平涼鎮原也。人謂之徐賊。少為盜。取人財物。必遺留。有通者。聞之。以為可教。以修煉飛昇之術。居潛天山洞中。建佑德觀。今北城有北馬。後召見京師。居天慶觀。即宋史攷之。可知。已鎮原。天抵多盜。自謂神翁遺風云。

宗澤

高宗之南渡也。中原之事。一委于忠簡。及中原克復。而高宗乃無北還意思。簡以中原無所倚。因請以信王。榛為兵馬大元帥。信王。榛者。高宗親弟也。黃潛善。汪伯彥。輩。誚其有異圖。遂有

門下之命。雖曰尊任之。然寔奪其權。宗傳國。史皆不書其事。蓋諱之也。

宗澤遺表曰。心期許國。每輸扶復之志。死不忘君。猶積懇闕之意。魂魄將離于形体。精忱願達于冕旒。中謝伏念。臣猥以朴忠。受知淵聖。自困躓窮窮之際。付以寇虜往來之衝。通過陛下出。總元戎。督臣祖著勞效。坐陳審計。俾臣同入。規併前後許謀。結成一冊。隨表囊封。投進以聞。臣下情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范宗尹

范宗尹。自中書舍人遷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即以尚書僕射

同平章事年三十自漢董賢以色幸年二十四而為太師其後
宰相之年少未有如宗尹者也秦檜北歸宗尹力薦徐學謨春
明稿

張仲熊

張仲熊叔夜之子後事劉豫

南相

舊制御膳進一百二十罷淵聖減作四十罷上即祚又加裁省
其後早晚共止一羊不過數品巡幸東南駐驛郡縣兵火之後
屋宇闕隘雖久住亦不損葺中宮未還妃嬪有名位者才二三
人其餘宮媼并有職掌者通不及百人而三丞相則不然李綱
私藏過于國帑乃厚自奉養侍妾歌僮極于美麗每宴客看饌

必至百而過出則厨傳數十擔其居福州也張浚被召臆行一
百二十合合以米漆銀璜粧色樣致如一其寔庫所有也呂頤
浩喜酒色侍妾十數夜必縱飲前戶部侍郎韓相家畜三妾俱
有珠色名聞一時相死諸大將以厚賂取服用數十緡得一入
弭三孺人大寵嬖之初則專預外事公然交通韓氏中外因以
媒進時貽已六七十矣趙鼎起于白屋有朴野之狀一旦拜相
驟為驕侈別起大堂奇花嘉木環植周圍堂之四隅各設大爐
為異香數種每坐堂中則四爐蒸香烟氣氤氳合于坐土謂之
香雲又艱難以來堂饌菲薄鼎增厚十倍日有會集侍從將帥
下逮官寺官日費香五數十緡酒饌尚不計也其後鼎坐臺疏

落職守泉。累章數千言而乾沒。都督戮十七萬緡。宿用激賞庫錢七十餘萬緡。悉有臨安府什物三千餘件。乃章中一事。命下。人皆謂必必辨而不辨也。

羅從彥

羅從彥著尊光錄八卷。手書楷筆。自為序。俱述本朝事。南宋嘉定間。知南劍州事。劉元濟錄之。上于朝。又從彥已後。為修其墓。

郭義重

紹興十三年。旌莆田郭義重孝行。立双闕于所居之前。師白間朱植所宜木。

二星集

李任道編雲館二星集。合朱弁宇文虛中。并使金十五年而歸。自題集後。絕域山川。飽所經。客途歲晚。任飄零。詞源未得窺三峽。使節何容比二星。蘿葛施松。慙弱質。蒹葭倚玉。怪珠形。齊名李杜。吾安敢。十載公言有汗青。

龍可趙九齡

初龍可伯康游京師。華飲市肆。方呼叶大。驟趙九齡次。張旁行過之。雅與伯康不相識。俄追止次。張牽其臂。迫與共飲。次張之父時守官河東。方以疾聞。次張以寔告。伯康曰。母苦乃翁疾行。瘳矣。子可人意者。為我姑少留。次張不得已。從之。箕踞笑歌。恢諧縱譁。傍若無人。次張固已心异。一日行城外。過麻村。觀天閣。

之所伯康勃然曰子亦喜射乎次張曰頗亦好之而不能精也
伯康曰姑試之次張從旁取弓換矢以與于發而貼中者六七
次張心頗自喜伯康拾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相屬于發亡一
差者次張驚曰子射至此乎伯康曰此亦何足道于軍馬頭
目轉動不常意之所指猶望必中况此定的又何怪乎次張吐
其舌不能收俄指其地而謂次張曰後三年此間皆胡人子姑
識之天龍騎日飛雪滿天此京城破日之兆因嘻吁長嘆不能
自禁後三年京城失守其言皆驗中原流離伯康自是不復見
矣豈喪亂之際或死于兵抑有所奮而不能成也次張每念其
人言則歎惜紹興初韓世忠拒虜于淮西力頗不敵次張獻言

乞決淮西之水以灌虜營朝廷易其言而不之信已而虜師俄
退世忠力請留韓虜首使謂曰聞南朝欲決水以灌我營我豈
能落人計中次張言雖不用猶足以攻敵人之心者類如此次
張亦嘗為李丞相所辟得承務郎督府罷次張亦徑歸大駕南
渡次張僑居陽羨政將岳飛嘗隸丞相軍中次張識其人于行
伍言之丞相給帖補軍校後為統制過天駕巡永嘉與諸將訪
徑江干莫知彼適又乏糧將謀抄掠次張聞而竟得說飛移軍
陽羨州給之食飛得無他而州境賴焉人有言次張生平于趙
丞相丞相喜欲用之復有譖者曰此人心志不可保使其得志
必為曹操丞相疑阻而次張度時不用屏居不出竟死者衆

政周公葵屨為予言其人且曰我嘗荐之朝廷諸公皆語我子
端入正士胡為善言此等狂生我因告之曰吾儕平居譚王道
說詩書一日得用從容廟朝執持紀綱可也至于排難解紛倉
卒萬變此等殆不可少吾儕既不能辦而思他人之能辦是誣
天下以無才而期國事之必成也是烏可哉予嘗大周公之言
異二生之為人而惜其屈嘗欲傳其事而不能詳因嘆曰世之
豪偉倜儻之士沈沒于困窮不能自奮以為世用欲用而卒阻
于疑忌如二生者寧有限哉然自古亂離戰爭之際往往奇才
輩出嶄然自赴功名之會如建炎紹興之間誠亦不少雖或屈
而不用一而不大而不終未四十餘年已有不能道其姓字

者記事之文可少乎哉

使金得返

使金得返洪皓朱异張即其不返者陳過庭聶昌國馬林滕茂
寔崔從魏行可郭光蕙

棄地

建炎初河北失恒代汾晉太原等郡河東失真懷衛濬等郡符
離師潰僅失新復之地揚楚濠泗尚列戍相望聽湯思退撤唐
節之戍

趙陽上實錄

趙陽上神宗寔錄五十卷舊文以墨新脩以朱刪出以黃自後
案林外索

進書率如此例李士英北朝名臣錄

談遷曰即范冲朱墨果以丞相工之也

太平樓詞

紹興中和議既成義烏黃中輔視御題太平樓詞曰漣血為詞披肝作紙片言誰讓千秋快磨三尺欲斬佞臣頭自恨草莽無帝望九重如在瀛洲興長嘆無言取空抱濟時憂休休休真可慮才如李廣都不封侯秦伯即斗酒翻得涼州盡道邊庭卧鼓誰知老子難酬問誰可邊城未建意太平樓中輔几中禍晚號伯高居士名齋曰特拙有類稿十卷

秦檜

江寧縣志甲科秦檜政和五年秦熈紹興十二年秦頊秦煇秦焯俱紹興二十四年項一甲第三人蔡兩府親屬依第一人恩例秦檜妻王氏封兩國夫人陳乞舊所得恩數之未得者曰稱冲真先生王佐持白執政曰婦人安得此拜執政不能聽後王氏死竟奪先生葬陸放翁集

紹興二十六年三月乙丑進士梁勛伏闕上書言北事送遠州編管丙寅詔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其存亡而渝定議耶

金人張師顏南遷錄載孫天禹疏備言遣檜問我

秦鉅子野檜魯孫蘄州通判嘉定辛巳金人陷城同知州李誠

之俱死子浚澤亦死詔封顯節侯謚義烈

秦檜嘗為密教翟公異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醉過密與之
同飯于翟奇之後胡康侯問人才于定夫首以秦為對云其人類
荀文若又云無事不會京城破虜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
有人議唯秦抗諭康侯益義其所為力言于張德遠諸公之前
後秦自虜中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書疏徑逆論國
政康侯有誦掖經筵之召則秦之為政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其
時已窺見其微隱一二有難處故以老病辭後秦做事天殊脫
則康侯已謝世矣

陸士現能詩秦檜門客也來自湘楚謁檜以小嫌不與接見
見小相誦其過黃陵廟詩東風吹草綠離一路出黃陵古廟西
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檜稱賞不已待之如初
東陽曹冠紹興甲戌第二人擢太常博士坐秦檜覺累孝宗時
得旨再試中進士乙科遷知柳州告老轉朝奉大夫致仕

南渡奢侈

南渡後用度奢侈詞臣草一制賜至一二百

臣虜

高宗稱臣于虜宋史諱不書但謂之和明登封事云朝廷宰執
盡為陪臣桐廬主簿東陽賈廷佐奏亦曰陛下為戎人諸侯臣
為犬羸陪屬

岳飛

岳飛題翠岩寺詩。秋風江上駐王師。暫向雲山躡翠微。忠義必期清塞外。功名直欲鎮邊圉。山林嘯聚何勞散。沙漠群凶定彼秋。行復三京迎二聖。金匱卷盡擒歸。

寄浮圖慧海云。溢浦盧秋幾度秋。長江萬折向東流。男兒立志扶空。聖主專師滅虜酋。功業要刊燕石上。歸休終伴赤松游。丁寧寄語東林老。蓮社從今着力修。

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鳴。夢回千里已三更。起來獨自繞階行。人悄悄。林外月朧明。白首為功名。舊里松山老。阻歸程。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絃斷有誰聽。

饒州魏石中魏石山前寺。林泉勝境幽。紫金諸佛相。白雪老僧頭。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我來為龍語。為雨釋民憂。

貴池縣齊山詩。經年塵土滿征衣。得、尋芳工翠微。好水好山觀未足。馬蹄催起月明歸。

送友人詩。南渡已三紀。衣冠今幾存。去國教存力。全身聖主恩。五岳祠盟記。自中原板蕩。夷狄交侵。奈發憤河朔。起自相憂。

總發從軍。歷三百餘戰。雖未能遠入夷荒。沈蕩巢穴。亦且快國仇之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城。一鼓敗虜。恨未能使已馬不回身。改且養兵休卒。蓄銳待敵。嗣當嚴勵士卒。

切期再戰。北踰沙漠。喋血虜廷。盡屠夷種。迎二聖歸京闕。取改

北上收圖朝廷無虞王上真枕茶之願也河朔岳飛題

廣德軍金沙寺壁題記奈駐天兵宜興沿幹王事過此陪僧寮

謁金仙徘徊暫憩遂擁鉄騎千餘長驅而往然侯立奇功殄醜

虜復三京迎二聖夜宋朝丹旌千國安殊他時過此得勒金石

不勝快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飛題

東松寺題記奈自江陰軍提兵起發前赴饒郡與張栻詩會合

崎嶇山路殆及千里過折門西約一舍餘當塗有菴一所問其

僧曰東松遂邀後軍王團練并幕屬^隨婦馬觀其基址乃鑿山

開地剝立廊廡三山環聳勢凌碧落萬木森蔚密掩烟霏勝景

蕭洒寔為可愛所恨不能款曲進程^發適侯他日殄滅盜賊凱旋

回歸復得至此即當聊結善緣以慰菴僧紹興改元仲春十四
河朔岳飛題

永州祁縣大營驛題記權河南帥岳飛被旨討賊曹瑋自桂嶺

平蕩巢穴二廣湖湘悉皆安妥痛念二聖遠狩沙漠天下靡寧

誓竭忠孝賴社稷威靈君相賢聖他日掃清胡虜復歸故國迎

兩宮還朝寬天子宵旰之憂此所志也願蜂蟻之群豈足為功

過此因留于壁紹興二年七月初七日

孝宗朝復岳飛官諡忠愍序熙六年改武穆寧宗嘉定四年追

封鄂王^{理宗淳祐六年}改諡忠武制曰李將軍口不能言聞者

流涕蘭相如身雖已死稟若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

言未一。始為忠隱之辨。旋更武穆之稱。獲睹中興之舊章。灼知
皇祖之本意。愛取危身奉主之寔。仍採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
言。節其一意。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死復唐都。雖許致以
獲珠。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賴及子孫。將
與河山而永久。

岳飛孝宗初。謚忠愍。繼改武穆。理宗復改忠武。已太學中。復厲
岳氏降為王神景定二年。從監學之請。改謚忠文。廟曰忠顯。蕭

贈岳雲初降侯左祖而為劉氏。豈知書牘背之威。李廣結髮
而戰匈奴。不忍對刀筆之吏。既和誣之昭白。豈功令之愆忘。故

追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贈安遠軍承宣使岳雲忠本家傳。
才為世傑。稟名父之真勝。折醜虜之天驕。馬革裹屍。忠肝可見。
燧營集棘。奇禍遽興。早悲戰骨之零飛。霜。豈料戴盆而見白日。
愆忠魂于拱木。新戎鉞于帥瓊。廢一節之不磨。亦九原之可起。
噫。引劍呼痛。世已知杜郵之寃。結州酬恩。原尚思輔氏之報。勿
以重泉之永隔。而忘許國之初心。可特贈武康軍節度使餘如
及

連南夫

和議初成。金人歸河南陝西故地。知循州連南夫賀表云。不信
亦信。其然豈狀。雖虞舜之十二州。昔皆吾有。然商於之六百里。

當念爾欺由是得罪

賈廷佐

賈廷佐子野真定人博學多聞剛毅有大節宣和二年入太學會金人犯關隨父淵扈蹕南渡遂家于東陽登紹興二年進士除左迪功郎嚴州桐廬縣主簿時金遣使張通舌偕王倫南來詔諭江南為廷佐一舟上書累數千言書曰臣聞孔子之言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也夫華夏之可貴夷狄之可賤經書所載昭然不可誣也恭惟太祖太宗以聖神武畧平定海宇剝業垂統為子孫萬世之規模陛下嗣守基緒遠丁艱阻正宜不負所託甄意

撥亂信威夷虜功光祖宗為中興之聖帝倘或委靡偷安專主和議奉夷狄之詔則隳祖宗之大烈所謂變于夷者雖傾三江之水不足以滌其穢後將議陛下為何如主哉陛下以天下之有兵可戰有將可使有賦稅以為財用有^人民以為依附有人才以為任使若以久遠治安為念斯庶誅王倫以懲其賣國苟虜使以消其悖禮然後上信天命下符人心大赫斯怒決意行師則漢高迎太公之策也奈何捨此數者聽信王倫詭詐之言輕以萬乘之尊臣事夷狄此天下向所未喻也臣不知陛下將講好稱臣以中興耶將奮發講武以中興耶將聽虜人之命以偷安偏方無復中興之意耶臣為桐廬一薄官至微也敢越

職犯分議論朝廷大事死有餘責然臣聞道路之口謂王倫賣國要致虜使名江南詔諭是指吾中國謂之江南既曰詔諭必有虜詔必詔陛下如陛下近遣臺臣李案往江西事體一同其輕辱我宋自古以來所未嘗有者富弼爭獻納二字至于死拒今王倫為使要虜以詔來不以為怪而謂之功臣是以晝不安食夜不安寢義當斃天取死不忍見陛下天日之表龍鳳之姿為戎人諸侯取笑萬里又不忍見臣將為天孫之陪屬嗟乎此天也祖宗之天也一朝盡化為夷狄之天可乎此地也祖宗之地也一旦盡化為夷狄之地可乎無天可戴無地可履雖生不如無生之為愈臣所以痛悼于心越職犯分拜天以取死身臣

聞端拱二年太宗以夷狄猖狂下詔求賢曰雖朕許之于心固有成策又念合以眾慮則無失謀應有才抱經濟識洞古今明當今控制之宜通前代撫禦之術朕當虛心以待前席以談不以流遠見道狂直見罪嗚呼祖宗之念慮其詳審不妄發也如此况當彼疆場特小警身猶不敢自任以今日虜人不遜名以詔來其可不與天下共圖之豈陛下自有一定之論畏天下之異議哉天臣臺諫心知其非保守祿位不肯正言但曰此前人之議耳此聖意所主耳國有大辱勢將傾矣莫之能救猶謂國有人乎臣竊料虜使之說必以歸中國之所當歸還河南之故地啗陛下以拜彼之節此雖三尺之童以為詔我身

天下之氣勢而敵則講和之易成我弱彼強則彼以吞我為心
何和之有以項羽之氣百戰百勝約和于漢割界鴻溝溝已而項
羽解兵謂可高枕有溝東之地無何口血未乾張良陳平議以
今漢有天下大半此天亡楚之時不因其幾而取之是養虎自
遺患也於是追項羽以并天下此能保其和好久遠乎又若六
國之君割地奉秦以求和秦陽和而陰顧之追亡逐北因利乘
便盡有六國之地此能保其和好久遠乎嗚呼恃強吞弱自古
而思狼子獸心尤不可則十有二年之間以和之說必以歸中
國之所當歸還河南之故地戲我盡時空言無一語信遷延至
今遂有詔諭之使萬一拜彼之詔則異日號令必從虜出必將

斯令吾罷某師退某舍稍忤其意兵有辭而來是陛下斂手以
天下與虜將無置難之地矣不然則天下恥于左衽將有不勝
憤懣如勝廣輩爭出以競競天下亦非陛下有也陛下當彼之
時雖悔無及為陛下萬全之計宜如臣策上信天命下符人心
大赫斯怒決意行師則取陵寢以迎父兄復境土以雪大恥何
難之有語曰時哉不可失今虜使名以詔來三軍憤士大夫
憤、民心憤、莫不願為陛下死天其或者以死殿我不可知
也陛下若不恤衆心之不平但從委靡從虜則天下環視而起
將不怨虜而怨陛下矣可不為之寒心哉陛下無謂我弱不能
與虜角若天未棄雖驕然猶陛下至此當照戎虜詭我以和遂

大奮發以決于天漢高帝與楚七十戰敗北者屢矣靈璧之役
室家盡亡滎陽之役賴紀信免徬徨無聊一失職之人耳然卒
能致項下之捷以王天下惟至弱者能攻堅強陛下若不自恃
決意用兵欲致中興則帝卷胡虜為漢高之勝直易事耳陛下
無謂我將我兵非虜之敵師直為壯曲為老王莽以百萬之衆
攻漢有甲士四十二萬不有能為兵法者六十三家旌旗輜重
千里蔽空又有長人巨無霸者以為壘尉又有猛獸虎豹之屬
以助威武史謂自秦漢出師之盛所未嘗有然光武于談笑間
以兵三千敗之于昆陽豈以多寡強弱論哉陛下二三將如岳
飛韓世忠皆忠義可使師之曲直又不待言而喻若決意于戰

則陛下以少破衆成光武之烈直易事耳所謂初若易惟有
志者事竟成也臣不勝天願陛下念祖宗創業之不易思後世
清議之可畏斯庶有意于撥亂振不測之怒行不測之畏謀王
倫狗虜使以快天下之心以振士民之氣然後下令決意用兵
以雪大恥以復境土遂選大臣為大夫種以治于內召還王侯
以監督諸將為范蠡以治于外則中興之業指日可成與致光
石晉之討萬一不倖也臣聞王侯忠勇有謀將士無不服其
名此亦陛下中興二十八人之一也其可舍諸韓愈曰凡此秦
功唯斯乃成今日欲為光武欲為石晉全在陛下斷不新之間
臣忠義所激號天取死願陛下試與大臣共圖之萬一因臣微

言反禍為福非臣之幸乃宗社無疆之休不然甘心受謗訴與
太祖太宗身干冒天威臣無任墮待罪之至書上以官卑不
為秦檜所忌幸免竄逐累官大理司直通判湖州台州遷詳定
司初令所刪定官後知處州遂致仕卒贈朝奉大夫所著有善
願集愚齋雜著若干卷元吳師道題其画像云宋史當時內外
之臣如李綱王庶曾開張燾晏敦復魏玠許忻趙雍胡程朱松
張漢凌景奭常明范如圭李玘遜方廷寔吳汝嘉蘇符蕭振薛
徽言之徒章疏備見而廷佐曾不得蓋名其間豈以小邑下官
在所畧耶魏炎之集議議亦無考世知誦胡公登之書而不
知有公惜哉

鄧瓊

宋將鄧瓊降劉豫及豫廢從宗弼九不南侵嘗語同列曰瓊每
見元帥臨陣督戰矢石交集免宵指揮意氣自若身不避難將
士孰敢愛死宜其所向無前也江南諸帥才能不及中人每當
出兵必身居數百里外謂之持重或督名軍旅易置將校僅以
一介之士持虛文諭之謂之調發制敵決勝委之偏裨是以智
者解體愚者喪師幸一小捷則露布飛馳增加俘級以為己功
歟怨將士縱或親臨亦必先遁而又國政不綱纔有微功已皆
厚賞或有大罪乃置而不誅不即覆亡已為天幸何能振起耶
時以為確論瓊降金歷武寧軍節度使瓊及子權字子與家安

陽輝漳水野翁能詩文金天定十年進士官著作即權子復亨
太和丙寅進士官編修

歲款

真宗景德元年遣使納二十萬凡銀十萬兩於雄州霸州安肅
軍置三榷場仁宗增至五十萬徽宗宣和甲辰遣金人納
二十萬已銀二十萬兩綠礬二十萬斤務稅例五番軍送又代
輸燕京稅物絲綿雜物一百萬貫內絲綿並要燕京土產

高宗紹興壬戌初講和歲銀絲絹各二十五萬已兩
孝宗紹熙歲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已絹十二萬已各重
十兩所絹八萬已各九兩正旦生朝遣使每次禮物金器十兩

銀器萬兩絲段千已又有腦子香茶等物及私觀香茶藥物菓
子幣帛雜物等不豫為外遣使禮物又倍之又起發正副使
土物之費正使五百貫銀絹各一百副使四百貫銀絹同又公
使合乘守餞上節十五金絹十已中節各十之下節各五之又
朝鮮回程宣賜等費正副使各二十五金并腰帶笏馬回程茶
葉各二兩銀合泛賜在外

宋先陵

紹興九年方定寶為三京准北宣諭使至西京謁先陵見承昌
而下皆遇驚犯恭陵至暴露庭寔解衣覆之歸日痛哭忤檜十
月礼部言永安軍等處今已收復委知軍詣諸陵逐位檢視除

永定永昭永裕永泰永隆永興永昌永熙神臺學裂損
枳穢相株

設遷曰方庭寔之哭陳禮部之節奏並觀目見

孔廟像贊

宣聖及七十二弟子像贊俱高宗撰并書其像李公麟西紹興
十四年正月改岳飛第為太學二十六年刊石於太學太師尚書左
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秦檜記之右在仁和縣學
明吳訥以檜邪說磨去其文特題其後

賜楊沂中存中手書見宗藏石刻

原有日月失抄

近降親筆責卿破賊以卿忘身殉國必能體朕此意今聞逆麟

親統賊衆衝突廬壽是天以此賊遺朕俾卿首建奇功之時也
卿其合軍戮力鼓率將士鏖戰取之副朕平日恩顧之厚不可
失此機會併遺後患故茲親筆卿宜知悉

連日聞破賊已從霍邱謀渡若有舟船必不多一行軍兵若小
想非一日可過料卿軍行之速必能及之若是淮水有淺處可
以徒涉而過則王師亦可涉過淮追擊出其不意是一機會即
日可稟張俊審度事勢併力前進是卿收大功之日也

朕昨在哀迷殆無生意勉從衆請姑視政机禍無事聊悲傷可
述卿朕之腹心義均一體應唯痛憤可同切于懷宜思奮揚雪
吾天恥改茲親諭所宜悉之

近據諸處探報及降虜面奏皆云兀朮與龍虎謀定欲誘致王師相近汴都併力一戰卿切須占穩目固同為進止虜或時遣輕騎來相引誘但徃其鋒勿貪小利墮其詭計俟有可乘之隙約定期日合力並舉以保萬全

覽卿奏已度江暫駐兵泗州比得韓世忠報提兵往淮揚卿可審度事机若當應援即一面策應宜以體國為念勿分彼此岳飛近奏留王貴等在秦州已過順昌由淮西前來奏事俟有定議即報卿知將遣親札諒宜體悉

得岳飛奏措置班師劉錡復奏入順昌已全各且駐近便去處報卿同共相度如机会可乘即約期並進如未可亦須駐軍相

近接援相接勿致為賊所窺卿可急遣人與飛銜議定卿一軍所向廢幾不失期會也張俊初二日發火頭初三日起發前去和州卿可星夜踈程前去會合不可時刻在帶有誤國事具知委奏四日申時付浙中

得韓世忠初七日奏見駐軍淮陽城下并投復淮陽告急天棧稱已乞兵東京南京極力來援卿可與世忠期約擇利策應毋失机会初遣卿行與岳飛合力今飛方赴行在奏事世忠見已出師國事一也不得輒分彼此遣此親札諒宜體悉

覽卿十一日奏前去徐州與韓世忠相為接援兼欲到徐親見世忠諒事深見卿忠純體國在淮陽西北虜人來援恐先犯卿

切須明遠年殊常為大敵之備仍與世忠勢力相進退之間
豫相期約勿各自為前卻皆成孤軍已親札付世忠審告以專
遣卿竭力應援或令協和以濟國事再遣親札諒宜體悉

兀不復窺濠州朕已降手詔與韓世忠張俊皆于濠州附近刻
期同日出戰卿等各體此意本同前卻卿比之他人更宜為朕
出力想不待朕言也曹勛想已到軍前卿家中平安朕常使人
照管報卿知十日比報偽兵節次渡淮已令光世張俊併兵破
賊卿等各宜竭力協濟事功副朕平日眷待之意策勲第賞朕
不敢吝故茲親筆卿可悉之以上付沂中

楊文文字二件付卿可仔細看其間曲折同張去為面說卿可
熟思合如何處置却令奏來本欲召卿面議恐彰其事所降文
字却付來楊名已送大理寺實禁聽候指揮

昨日行門來鎮射弓前後箭滿不破體殿侍時通卻唱前箭一
指後箭三指並破體卿可理會自今後引羊頭管寔唱如不寔
殺待決配取逃人知委付殺司收

和州賊遁去已降指揮令李顯忠追襲可速追人去與顯忠可
惜不勒戮離令自去須是連夜前去追趕

若收買堪可好修作戰船者百姓海舟亦可買二十隻或三十
隻造船匠人並和雇百姓不須役軍兵可先次計料二十隻物
料要在此處江內擺泊若先要錢收買板木便來請每船載甲

兵五十人裨補在外只可用充敵弓弩可差人于平江府計
會蔣燦友如無錢候人回自別未理會餘貼數錢御前貼請
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殿前司後軍馬潘真於今月初八日忽
患啞中不省人事此是風熱怯風丹三十粒只作兩服用生薑
汁少許調成膏用米泔化下冷水大盞內并蒜共半盞來服之
者如何若省人事速來道切不可灸之必死

已今朱夏卿支銀二萬兩付卿等第支散隨李橫出戰傷中人
并陣亡人家爲卿可躬親逐一支賜仍子細契勘所失亡人數
并鎮江在人教審具奏來

卿以心膂之寄蓋護諸將乃遽形懇避未悉至懷可專意指畫
唯委付爲荷若有不率全者具名以聞復不可欺情容庇也除軍
事外不得再有陳情以上付存中

高宗宸翰初做黃庭堅劉豫亦使人習庭堅書近臣鄒德年恐
緩急或致亂真奏止之遂改學米芾體至紹興初又改法二王

功臣婦

楊存中改妻陷于金遣人取之以再娶趙氏常置于平江別宅
韓世忠先送到張俊妻送自京西唯岳飛聽妻在楚州世忠令
飛取之飛曰履冰渡河之日留臣妻侍老母不期妻兩經更嫁
臣心竊恨之已與錢五百貫助其不足恐天下不知緣也

北宋會盟

思耕亭

紹興十二年十二月川陝宣撫司自河池移涪州城之西北隅有亭曰清暉龜山東嘉陵江已廢為新之鄭剛中為名思耕亭記曰覽長江之險思營田之利于寔有感于斯亭夫嘉陵之源發于鳳之大散旁由葭鎮縹緲魚閣循崖而出力不能載自魚閣下武興浮三泉南流二百六十里至于亭下又順流入閬東走安漢疾趨于合之漢初則會東西二川併勢望夔峽之道爭門而出回視魚閣不知其高幾里皆終歲漕餉之所浮水既不得平流皆因地而淺深自灑瀕逆數至魚閣之樂水號石灘者六百有奇石之虎伏獸奔者又崎嶇雜亂于諸灘之間米舟

相御且晝化險率破大竹為百丈有力者千百為群背負而進雖怒水激蹄呼相應卻立不得前者如竹折舟退其過石而碎與汨俱入者皆蜀人之脂膏也武后以草廬素定之晝頻年兵出皆以食盡而歸則西南漕餉之艱蓋千古矣塞卒千萬今皆索弓捲甲而卧吾誠能借其餘力雜耕閬外卒以平歲陂田為渠不許狼戾第得粟一鍾即減漕渠三鍾之力此當所臨流之所深念者云、按秘監何耕作剛中墓志云閬外四州及興府大安軍行營田之法所營至二十頃除種糧分給外寔入官十四萬一千四十九斛而餘所墾田五百六十七頃歲入萬八千六十餘斛不與焉始知忠愍思耕亭不虛作

楊愈

陳本六缺一字

楊愈黨秦檜附下因工士大夫為內簡碑言愈博檜意旨為多也初守宣城表第王炎調蘄水令過之留飲醉而謂愈曰嘗於呂丞相處得公頃歲所通書類及秦丞相之短尚記憶否愈聞之色如死灰遂留炎不聽者會愈移守金陵宴監司大合樂守卒皆忘炎即青溪得容舟以行愈憂死而死

永嘉葉適作墓志銘云公文武大畧經緯條理遠有賈陸遺思近有歐蘇新意時材不能及也宰相以為州縣常人身不願省檜獨首荐于朝及趙張更進重任士徒步援引愈為貴然亦不能用檜卒用之起秘書丞數年預政嗚呼公之不幸檜之幸也

宗杲

也在易之頤所以為頤者初也而以自養為吉四者頤之頤也而以所養為吉夫養必以正而不以應古人之戒深矣檜能用公而公為檜用此明于頤吉所以為公惜也

不封生父

孝宗繼高宗不封其生父

陳亮

鄉人為讎會未明特置同甫墓中蓋村俚敬待異祀也同
坐者歸而暴死疑食厚味有毒已下大理獄矣民呂興何北四
歐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役我縣令王恬寔其事臺官諭
監司選酷吏訊問數歲無所得取入大理察意必死少卿鄭汝
諧直其寃得免未幾得進士

陳同甫王道甫合墓志銘

葉水心集有陳同甫王道甫墓志銘二人合作古未有也略曰
永康陳亮平陽王自中亮字同甫光宗策進士第一授建康府
簽判未至官卒墓家側龍窟馬舖山世所謂陳龍川也自中字

道甫由乙第薦授籍田令差判邳州道知光化軍又知興化軍
罷官卒墓仙壇山北之原鮑叔管仲友也鮑甲而管貴美在叔
王猛薛強友也王顯而薛晦過在強也同甫得毋以死後餘力
引而齊之使道甫亦傳而信乎是以併志二人俱志復仇是以
併志使兩家子弟刻于墓若世出則碑陰叙焉

地理

朱伯起酷觀地理墓妻大芙蓉山云後百年當驗著陰陽精義
二十篇論原起乘止尤詳葉水心序之曰予嘗怪蕪公子瞻居
陽羨而蓋嵩山一身豈能應四方山水之求近時朱公元晦聽
蔡季通預卜藏穴門人累粮行六日始至乃知好奇者固通人

大儒之常患也

古人改姓名

漢書劉文伯即盧芳運期曜即吳鴻 三國志馬忠即孫萬
 晉書李辰即張昌劉泥即邱冰 唐書楊守亮即管亮李固昌
 即朱邪赤心李寶臣即張忠志李忠臣即董奉李抱玉即安重
 瑋李全畧即王日簡成汭即郭禹楊守立即胡弘平又改李順
 節 五代史殷崇義即湯悅朱友 即康勳李紹虔即王晏球
 李茂貞即宋文通李繼鵬即閻珪王宗玘即文武堅王宗滌即
 即華洪朱友恭即李彥威朱繼岌即桑弘志王德明即張文礼
 李繼麟即朱友謙李繼琛即康延孝李紹安即袁象先李紹冲

即溫韜李紹宏即段凝孔循即趙殷衡李紹賢即房知溫 宋
 陶穀即唐彥謙趙保忠即李繼捧趙保吉即李繼遷李良嗣即
 馮楨李繼昭即孫德昭李繼弼即董彥弼鄒訢注參同契即朱
 景朱說即范仲淹蜀才即范長生 蜀才注易

八仙

鍾離權呂巖俱唐中晚人一云鍾以禪將從周孝侯處敗于齊
 萬年跳終南山過東萊王真人得道至唐始出度呂巖 藍采
 和亦唐人有蹟、歌以常衣藍衣改名 何仙姑零陵市人呂
 巖啖以一黍僅食其半遂不飢 韓湘文公之姪 孫純翁宣
 和聞海陵人 曹國舅或言丞相彬于皇后弟美姿容一旦求

出家云水抵黃河以金牌抵渡值純陽見而授以道。跛者李
孔目元荒唐神仙通鑑有劉跛子而非李姓或云諱元開元中
于終南山學道陽神出令為席所食得一跛丐新亡者附其屍
以起天都委巷之語也。仙鑑呂純陽所履者趙仙姑名何非
何仙姑也仙姑何姓者開元中已化者合在純陽前

辛元龍

高安平元龍慶元進士尉京邑時萬侯禹之孫與岳飛家爭田
歲久不決府委元龍裁斷積案如山元龍並不閱視即擬云岳
武穆一代忠臣萬侯禹助檜逆賊雖籍其家不足以謝天下尚
敢與岳氏爭田歸于岳卷界于火時論題之

日本僧記藏

羅大經嘗于鍾陵過日本僧安覺羅國十年欲盡記一部藏經
乃歸念誦甚苦不舍晝夜每有遺忘而頭佛前祈佛陰相已記
藏經一帙鶴林玉露

金王亮詩

萬里車書盡混同。江南豈有別家豐。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
山第一峰。

范成大石經始末記

石經已載前記是子止作考异而為之序考异之作大抵以監
本參校互有得失其間顛倒闕訛所當辨正然古今字畫雖小

不同而寔通用耳。考其并序凡二十一碑其在石經堂中子正
之序曰鴻都石經自遷徙鄴雍遂茫昧于人間至唐太和申復
刊十二經立石國學而唐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與其僚校
諸經錄之板。故今世六學之傳獨此二本。尔按趙清猷公成都
記德蜀相母昭裔捐俸金取九經珍石於學宮而或又云母昭
裔依太和舊本令張德到書國朝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高
穀梁亦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間席升猷又刊孟軻書
泰焉。今攷之偽相寔母昭裔也。孝經論語尔雅廣政甲辰歲張
德到書周易辛亥歲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正書周禮孫明
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陳中書字闕

其書亦必為蜀人所書然則蜀之立石蓋十經其書者不獨德
昭而能盡用太和本固已可嘉。凡歷八年其石千數昭裔獨辦
之尤偉然也。公武昇時守三榮嘗對國子監所模長興板本讀
之其差誤蓋多矣。晉議者謂太和石本授寫非精時人弗之許
而世以長興板本為便。國初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
用。然有訛舛無由參校孰知其謬。猶以為官既刊定難于獨改
由是而觀石經固脫錯而監本亦難盡從。公武至少城寒暑一
再易節暇日因命學官讐校之石本周易說卦乾健也以下有
韓康伯注略例有邢疇注禮記月令從唐李林甫改定者監本
皆不取外周易經文不同者五科尚書十科毛詩四十七科周

禮四十二科儀禮三十一科禮記三十二科春秋左氏傳四十
六科公羊傳二十一科穀梁傳二十三科孝經四科論語八科
爾雅五科孟子二十七科其傳注不同者尤多不可勝記獨許
經文猶三百二科迹其文理雖石文多保然如尚書禹貢篇序
土作又无詩日月篇以至困窮而作左氏傳昭公十七年天物
之占在宋衛陳鄭論語述而篇舉一隅而示之衛靈公篇發其事
而後其食其祿之類未知孰是先儒有改尚書無頗為無陂改
春秋郭公為郭也者世皆譏之此不敢決之以臆姑兩存之亦
猶諸石附于經後必有能攷而正之者焉于上又刻古文尚書
而為之序曰自秦更前代法制以來凡曰古者後世罕有無聞

書契之作固始于伏羲然變狀百出而不彼之若者亦已多矣
尚書一經獨有古文在豈非得于壁間以聖人舊藏而天地亦
有所護不忍使之絕滅中間雖遭漢巫蠱唐天寶之患終不能
晦餘今猶行于人間者豈無謂耶况孔氏謂尚書以其上古之
書也當時蝌蚪既不復見為隸古此寔一身雖患聖人遠矣而
文字間可以察想則古書之傳不為浪廢予抵少城作石經攷
并之餘因得此古文全編于學官乃進士張奭做呂氏所鑄本
丹刻諸石是不徒文字足以貽世若二典曰典與稽之類學者可
不知欤嗚呼信而好古學于古訓乃有獲蓋前牒所令方將配
孝經周易經文之古者同附于石經之列以故勿克第述一二

以示後之好奇字者識又安知世無楊子雲時乾道庚寅仲夏
皇日序

周奭

張南軒問湘鄉周奭曰舜五十而慕何如對曰此天人不失其
赤子之心也南軒深以為然與顏其亭曰致齋

汪開之貧約開之字元思金華人

不衣絹帛不食夜飯不催僕從不喜收買不趨人情不作雜書
不轉假借不轉應事不為妄費不借人物

麻衣易

麻衣易朱文公謂前湘陰王簿戴思愈作太平州刊本第二跋

即其人也戴死其子弟將所作易圖來者乃知真戴所自作也

麻衣易四十二章云麻衣道者授陳搏崇寧間廬山隱者李

潛得之內有曰學者當養皇心地上馳騁不當于周孔脚足下

盤旋

朱元晦祭開善道謙禪師文

我昔從學讀易語孟究觀古人之所以聖既不自揆欲造其風
通絕徑塞平莫能通下從長者問所當務皆告之言要須契悟
開悟之語不出於禪我于是時別願學焉丙寅之秋師來拱辰
乃復從容笑語日親一日然香請問此事師則有言決定不是
始知平生浪自苦辛往還之間見師者三見必款留朝夕咨參

師亦喜我為說禪病我亦感師恨不速證恭惟我師具正偏知
惟我未悟一莫能窺

朱晦翁少年不喜讀時文因憶一尊宿說禪直指本心昭、灵
灵一著年十八請學時從劉屏山屏山憶其必留心舉業暨搜
其篋只大慧語錄一帙晚年作道謙禪師祭文自悔其浪自苦
卒恨不速証或問晦翁今士大夫晚年都被禪家引去答云是
他高似你、平生讀許多書記誦文章所藉以取功名利祿這
裡都靠不得所以被他降下文云佛書說六根六識四大十二
因緣之類皆極精妙及前輩謂孔孟所不及又云金剛所謂降
服其心非謂欲過服此心謂盡降服世間一切衆生之心劉元

城曰孔佛之言相為終始孔子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佛言無
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其次第若出一人第孔以三綱五常為
道致色、空、之道微開其端又云孔氏之心佛心也假若天
下無三綱五常禍亂必作人無嘿類矣豈佛之心乎故儒釋道
其心皆一門庭設施不同身某之南遷雖^平日于吾儒出處得力
然亦不可謂佛事不得力、

那觀

朱文公師長沙道經平江邑人那觀行之來謁云觀雖貧未嘗
廢書年始十七八有志于道未有真之使趨冀之使成者聞竹
間先生喬居巴陵承伊洛宗派真友及共伯時往見之竹間愛

其朴寔遜教之日子。歸取四書讀之。於立身宅心體察。只自有得。歸讀論語。稍有悟處。乃告伯時曰。古人為學。只是寔地工夫。學以為己。豈但如俗儒詞章專事利祿哉。若論語首篇。使教人以孝弟。孟聖賢事業。雖天。未有不自孝弟始。孟子論堯舜。亦曰孝弟而已矣。云々。竹間先生平江毛友誠伯明也。輒官終于曹。港有集行世。

南園記

韓侂胄築園。南為學士楊萬里為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不可弃。記不可作也。竟卧家十五年。侂胄敗。屬陸游放翁。

陸放翁佚詩

寓蓬萊館。桐葉吹殘。蕉葉黃。驛寒逢雨。送淒涼。長安許史無平素。莫恨袖、立路傍。又云。古葉蕭條。獨倚闌。角聲催晚。雨催寒。殘年會合知無日。猶說新豐強自寬。夜還驛舍。樓上聽、初發更。新雲收雨。旋成晴。市橋新漲。搖燈影。驛路殘泥。壯復嚴。關關變遷。非曩日。懷情牽落。感餘生。高秋病起。猶能醉。剝買官醅。樂太平。又云。白頭漸覺黑絲多。造物將如此。老何三萬里。天供醉眼。二千年事。入悲歌。初聞魯叢。連雲棧。海道新窺。浴日波。未頌甲興。吾未死。插江崖石。竟頂磨。泰和羅鶴。應卷隨錄。予在友人郭貢士用瑞家。見所藏放翁墨跡。大書四詩。字勁麗可愛。詩亦立格高。棟放翁詩集不載。故錄之。

韓侂胄

韓侂胄娶吳氏 皇后從女七子以魯榷子為後名珍
吳士遜

侂胄死史弥遠議起天獄大理卿寧國吳士遜謙之曰侂胄誠
奸邪若欲加以大逆非士遜所知由是忤寧國府志

深衣製度

朱文公編家礼深衣製度言度用指尺復注云中指中節為寸
而秦漢為氏又引說文云周製寸尺咫尋皆以人之體為法至
于造木之條謂身高尺二寸博三寸厚寸二分禔者即援文公
之說曰周尺當首尺七寸五分弱程集與書儀誤注五寸五分

弱過公圖所謂三司布帛尺即首尺程沙隨尺即布帛尺今以
周尺較布帛尺正是七寸五分弱即是二說同出一說已不能
歸一况諸家有異同者乎不肖往在礼院時因更造時享祭器
嘗與議斯事而及于尺法院之老吏云庫中有前代玉尺下庫
檢未得之其制作極不然較之周之省尺又復微有強弱廷議
以為玉尺歷代襲傳蓋久尤有據遠準用玉尺定下其議乃若
準尺浙尺隨方所用似難準以為法然 尺法非有嚴律高下
之差不若且從文公之說周尺七寸五分弱者庶有據依
元柳貫書

宋濂書

父母分差

朱文公父松莖政和縣寂歷山母祝夫不羹歐寧縣天湖之陽
朱文公興致

吳壽昌曰朱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州一木稍清陰處竟日
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務一處大醉則跌坐高拱經史子集
之餘雜紀錄雜說舉輒成誦矇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其所聞
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詞并杜
子美敬詩而已 朱子語錄

唐仲友

唐仲友論春秋本朝孫明復為尊王發微片言隻字必絕以王
法其說甚美而聖人之意未必如是僅如酷吏之用無一毫之

之貸而已大意之忠學莫如詩、亡而春秋雜作則聖人之意固
可知矣以王法言春秋殆類乎操切繩墨者春秋無義戰彼善
于此則有之矣此善言春秋之意者也春秋之稱微而顯直而
晦婉而成章淨而不汚懲惡而勸善此善言春秋之法者也為
詞比事此善言春秋之體者也左氏載事得寔春秋之案牘也
譬諸用法後人莫得其意得案牘而攷之猶廢幾焉舍案牘而
臆測之豈無偶合于用法之意而其事已不可考是則公穀已
矣公穀猶尔况啖趙乎况後之諸儒乎

諸葛廷瑞

金人有天來遣工部郎中晉江諸葛廷瑞與其副偕辭廷瑞奏

前者高宗升遐虜者未弔喪純用吉禮非可效比孝宗時嘗帖下
不備紅鞋黑帶過界審度而用萬一虜得其強欲以其國之禮
加我當預討論使臣可以死守光宗曰天下事唯理所在卿過
界但存紅鞋致虜闕足矣越境虜使果以三節人紅鞋為言廷
瑞云皇帝新即位聞北朝有大喪不待報哀使至先遣弔祭禮
意良厚一事一物皆討論乃行凡弔喪弔者更衣從人穿亦更
衣耶方爭時虜使數色俱屬廷瑞俱折之及抵汴至涿廷瑞名
為動自入燕則三節人悉易黑帶以入虜始服中國有冬

畢再遇辭賞

開禧二年北伐統制畢再遇克泗州東西兩城招撫山東京東

使郭倪出御寶刺史牙牌授再遇辭曰國家河南八十一州今
下泗兩城即得一刺史繼此何以賞之且招撫得朝廷幾牙牌
來固辭不受宋史

辛棄疾

歷城辛棄疾幼安少與堯懷英同師蔡伯堅遂任決以著懷英
得坎因留事金辛得離遼南歸紹興未屢立戰功歷兵部侍郎
樞密都承旨晚隱鉛山縣南二里堇分山嶺下堯懷英歷金翰
林學士承旨善文尤工篆籀 乾道壬辰辛幼安告朝廷曰仇
虜六十年必亡虜亡則中國之憂方大身事四朝垂沒為韓侂
胄用見廢

咸亨七年十月二十三日謝枋得作墓記曰侂冑豈能用稼軒
以立功名者乎稼軒豈肯依侂冑以求富貴者乎自甲子至丁
卯不立朝者四年官不為邊關手不掌兵權耳不聞邊議後
之誣公者以片言復宇文致其罪孰非天乎嘉定名臣無一人
議公誣公者非腐儒則詞人也今始升公之堂瞻公之像有疾
聲大呼于祠堂者如人鳴其不平自昏暮至三更不絕聲近者
寢室愈悲一寺人驚以為神公有英雄之才忠義之心剛大之
氣所學皆聖賢之事每以股肱王室經綸之寄自負二聖不歸
八段不祀中原于民不行王化天仇不服大耻不雪生平志願
百不一售公有鬼神豈能無抑鬱哉六十年來世無特立敢言

之士為天下明公論公之疾聲大呼于祠堂者其意有所托乎
枋得尚見君父當披肝瀝胆以雪公之冤復官職還卹典改正文
傳立墓道碑此皆仁厚之朝所易行者然後錄公言行于書史
昭萬世以為忠臣義士有大節者之勸此枋得敬公本心也言
至此門外聲寂然以復雞斗酒酌于祠下紹定六年贈光祿大
夫少卿謚忠敏 鉛山崇義鄉去縣三十里新馬橋俗傳陳同
父訪阜稼軒馬行遲斬于此

尋漏銘

紹定中寧國郡王守輝作尋漏銘皇帝即位于九年歲在壬寅
九月庚辰朔寧國重修尋漏成製作精密應驗不爽中更更改

首尾斷缺唯存六齋神鳥帽褊服從以虞夏音為吹角猶動舊
物科垂之北堂下別作漏刻不合於古至是命長樂林可大新
作晷漏以杜牧科九重製壺箭吸冰減冰悉如政智虞諫中鼓
角十二青陽朱明白藏言英雄以時張之設工至春視其面秋
視其背以二分為新蓋一行遺法因為銘壺下曰首在放勳曆
象日星至唐杜牧審驗惟精權與水鈞而衡始生冰落等浮銅
乃發發二十四等晝夜改更以此元是制彼錯行惟輸大中既
壞於成淳祐之二爰始經營王至則勗以覺昏明我為此銘永
有法程 寧國府志

全史

翰林叙品在官下元時皆然餘官品在官上 百官詔命女直
契丹漢人各用本字 金皇統元年始御衣冕 熙宗真 全取
士經義易用王弼韓康伯注書用孔安國注詩用毛萇注春秋
箋春秋左氏傳用杜預注禮記用孔穎達疏周禮用鄭玄注賈
公彥疏論語用何晏注邢昺疏孟子用趙岐注孫奭疏孝經用
唐玄宗注史記用裴駟注前漢書用顏師古注後漢書用李賢
注三國志用裴松之注及唐太宗晉書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
姚思廉梁書陳書魏收後魏書李百藥北齊書李德裕周書
魏徵隋書新舊唐書新舊五代史老子用唐玄宗注疏荀子用
楊倞注楊子用李軌宋咸用柳宗元吳秘注皆自國子監印之

授之學校凡學生會課三日作策論一道又三日作賦及詩各一篇分南北兩選北選詞選進士權第一百五十人經義五十人南選進士五十人副場北選詞選進士七十人經義三十人南選一百五十人經子史內出題皆于題下注其本傳承安五年詔考試詞賦官各作程文一道示為舉子之式 太宗咸本七月七日生以同呈考忌日改用十七日 太宗天會二年二月詔有盜發遼諸陵者罪死 七年二月甲戌詔禁醫巫問山遼諸陵想孫 三月壬寅詔軍興以來良人被掠者聽其父母夫妻子贖之 世宗曰燕人自古忠直者鮮遼兵至則從遼宋兵至則從宋本朝至則從本朝其俗詭隨有自來矣雖屢經遷

變而未嘗殘破者凡以此也南人勁挺敢言直諫者多前有一人見殺後復一人諫之甚可尚也 中都東城外西燕王墓至王亮廣京城圍墓在東城內大定九年詔改墓城外俗傳六國時燕王及太子丹之墓及啟墳其東墓之樞題其端曰燕靈王舊 古樞字通用乃西漢高帝子劉建墓也其西墓蓋燕康王劉嘉之墓也真定蔡琰正甫作而燕王墓辨據葬制名物款刻甚詳云章宗明昌二年三月癸亥初有司各辨祀漢遼唐宋等名不得對臣下有司奏以遼為恒宗為汗秦為編晉為并漢為真梁為即齊為彭殷為讓吳為鄂蜀為夔陳為宛隋為深虞為澤制可

衛詔王政亂于內兵敗于外其滅亡已有徵矣身被國賊記注
亡來南遷後不復紀載元中統三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鄂有志
論著宋大安崇慶事不可得采摭當時政令設全部令史實詳
年八十九身目聰明能記憶舊事從之得二十餘條司天提照
張正之寫宋兵十六條張承旨家千本載舊事五條金礼部尚
書楊雲翼日錄四十條陳老日錄三十條載在史館條件雖多
重複者三之二惟所載李妃完顏匡定策獨吉千家奴兵敗統
石烈執中作難及日食星變地震氛祲不相背蓋今校其重出
刪其繁雜章宗實錄詳其前事宣宗實錄詳其後事又于金掌
奏日女官大明居士王氏所紀得資明夫人援壘事附著于篇
亦可以存其梗槩云爾

太原元好問晚以著作自任金國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乃言
于張願為撰述既而為樂夔所阻好問曰不可全一代之跡泯
而不傳乃構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遺言
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為錄至百萬餘言今所
傳者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纂修全史多本其所著云
渾源劉祁曰金自南渡之後為宰執者往往無恢復之謀臨
事相習低言緩語互相推諉以為養相體每有四方災异民間
疾苦將奏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至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諫已
而復然或有言當改革者輒以生事抑之故所用必擇悞熟無

鋒、銘、易、制者用之。每北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殿工發長
吁而已。兵退則大張其會飲。黃閣中兵因循苟且。竟至此國完
如中傳。宣宗築汴梁重城及業言兵至朝臣議內城守不可守
外城決不可棄。敵兵先得外城。糧盡救絕。走一人不出內城。或
不則可用。于是許守外城。宋破金泗州守將軍畢資倫不首降
繫獄十四年。及盱眙守將納合買任降北。望哭拜謂之辭。故主
資倫見買任罵曰。國家未嘗負汝。何求死不得。乃作如此嘴鼻
也。

杜杲四書

宋吏部尚書杜杲先知安豐軍。有功。累嘗言吾在兵間無悖謀

無左畫得之四書

菊譜

范石湖著。吳門菊譜。得自范村者三十六種。史正志吳門菊種
列二十九種。皆以黃為上。白次之。

彭奩

崇安彭奩少嘗師樞密劉珙及珙。主試于南宮。初得首卷。其文
乃與夙構。以發解者。珙私喜為奩矣。乃拆卷。則為蜀中子。珙大
懊恨。因之。隨得奩文于魁卷中。珙讀之。歎曰。此老野狐精也。遂
登第。既珙詢蜀士何從得奩文。蜀士謂神寔告之。欲及第。須發
奩文。

趙師

周密齋東野語辨趙師嘗犬吠村庄事乃太學生以私憾謗之

陳汝晦

長樂陳汝晦日昭嘗讀真西山夜氣箴作日須見得冬為四時
之夜乃一日之冬便是自家向晦入息處

夏明誠

金華夏明誠度元丙辰進士嘗作八詠樓賦序直斥沈約詩為
是樓之辱

全遼事

昌平西南二十五里駐蹕山金章宗嘗游之錫曰駐蹕山上有
臺題曰樓雲嘯臺下觀野曠而獵召酋長天人擊毬俄而自擊
毅曰美哉其誰見之洎史群石皆起章宗以臨灌之石頂皆白
至今猶有跡長安客語

太平二年壬戌孟秋鳳見于武安縣南石聖臺朔日遠近來觀
者無數至臺下一里許高可踰人次亦高四五尺餘禽衆回還衛
護皆成行列人稍前則類鵬鴉之屬者皆怒人莫敢進衆禽盈
地亦或飛翔信宿而去所司圖上其狀見翰林院編修官左容
撰本州鳳瑞記

盧天錫予美林州人承安庚申登第調汝州梁縣簿在任賓客

盈門及受代寄居僧寺客無一至天錫題壁二首當年門外客
如雲投刺紛、恐後聞今日羈懷寄僧舍。霸陵誰識舊將軍。又
野寺重來感慨多。其如冷暖世情何。相看不改舊時態。惟有亭
亭翠堵坡。

張秦娥者頗能小詩其賦遠山云秋水一杯碧。殘霞幾縷紅。水
窮霞盡處。隱、兩三峯。其後流落到昂贈詩云遠山句好画難
成。柳眼才多穩是情。今日衰顏人不識。倚爐空聽煮茶聲。又二
頃山田平欲蕪。子孫零落一身孤。寒牕修夜蕭、雨。紅。日。花。梢
入夢無。秦娥為之泣下。

張宏圖

嘉泰間寧宗以慈懿太后攬陵在湖曲修吉寺時過謁保儀郎
福清張宏圖巨濟工言湖上宴游非休揚悽愴之意上感怡命
鑿御盤沉之轉、官旌一旆

汪立信

汪立信以淳祐七年丁未進士。文煥為六年丙午。初淳祐元年
大飢。知鎮江府吳淵分置粥場。浦江黃夢瑛時客吳淵所。行視
諸場。見立信大奇之。亟言于淵。召語。立以為上客。黃文獻公集

費著成都周公禮殿聖賢圖跋

至聖文宣王廟在子城內南門之東。前漢文翁學宮。後漢
獻帝興平元年甲戌。太守高珉音審俗誤為朕。距今慶元戊子。凡一千

四年舊號周公禮殿、制甚古、抵屋方柱、上狹下廣、與今昇制左柱有高朕修學舍記凡三百四十二字、其文紀漢初平五年、按史、初平止四年、次年改為興平、今尚云、尔者豈是時天下方亂、道梗不通、或未知朝廷改元耳、殿有版龕、護先聖像、即文播画山、亦龕復有版壁、黃荃画湖、羅即画今亡、獨黃画存、殿之壁高下三方、悉圖画、上古以來君臣及七十二弟子像、世傳晉太康中太守張牧之筆、牧子載、即銘劍閣者也。

嘉祐中王公素命摹寫為七卷、凡一百五十五人、為成都禮殿聖賢圖、紹興中席公益又摹寫于石、經掌凡一百六十八人、按續記、可辨識姓名者一百七十三人、今親像宛然者一百四十

九人、僅在髣髴者三十二人、姓名存者六十五人、今仍錄續記姓名於左

- | | | | | | | | |
|----|-----|-----|---------------------------|-----|-------------------------|-----|----|
| 盤古 | 伏羲 | 神農 | 蒼頡 | 黃帝 | 少昊 | 高陽 | 祝融 |
| 高辛 | 堯 | 舜 | 禹 | 啓 | 商 | 契 | 伯益 |
| 夔 | 湯 | 高宗 | 太王 | 王季 | 泰伯 | 文王 | 太顛 |
| 閔天 | 散宜生 | 南宮适 | 武王 | 太公 | 周公 | | |
| 成王 | 召公 | 仲山甫 | 宣王 | 管仲 | 子產 | 季冰 | |
| 老子 | 孔子 | 顏回 | 閔損 | 冉雍 | 冉耕 <small>家語作冉有</small> | 蘧瑗 | |
| 冉求 | 端木賜 | 卜商 | 樂歆 | 仲由 | 有若 | 宓不齊 | |
| 原憲 | 高澤 | 魯參 | 南宮韜 <small>史記作南宮括</small> | 公冶長 | 言偃 | 公西 | |

箴家語作 顏高家語作 公西赤 樊須 宰予 高崇 任不

齊 漆雕開 顏會 冉孺 漆雕徒父家語作 漆雕徒 榮旂家語

作榮 晏容箴家語作 澹臺滅明 琴牢 廉瑤 施之常

公伯寮 秦非 后處家語作 石作蜀家語作 邾莒家語作 邾莒家語

選 巫馬施家語作 廉潔 梁鱣 燕伋 孔忠

商瞿上家語作 鄭國 曹卣 公哲哀家語作 壤駟赤

顏孫師原 元籍家語 公肩定 漆雕哆家語 魯黜

公祖句茲家語作 步叔乘 左人邾家語作 顏無繇家語 司

馬咁 顏祖家語 申儻家語 秦祖 伯虔 顏幸 邾牟家語

亶叔仲會 公孫龍 冉季 秦冉 公良孺 狄黑 蕭何

張良 叔孫通 陸賈 漢文帝 賈誼 文翁 武帝 董

仲舒 公孫弘 倪寬 司馬相如 王吉 蕭奮 戴勝

匡衡 王尊 李獲 莊君平 劉向 楊雄 光武帝

鄧尚 張堪 桓温 劉平 鍾興 第五倫 廉范

班固 黃昌 种嵩 馬融 李膺 高朕 陳寔 服

虔 陳紀 鄭玄 諸葛亮 龐統 董和 費詩 譙周

鍾繇 王肅 羊祜 張華 杜預 王濬 夏侯湛 喬智

明 范廣 王尊 謝安 巨石虔

度宗手書

唐宗答賈似道手書曰師相而不名內有曰寔藉芻蕘伏丐芻蕘

等語如士庶之施于敵已者見黃潛溪

賈似道知己

賈似道死泉州不禱菴承天寺僧彬不禱 大梵遺骸授其仲
子墓會稽附子岡僧仁息弔墓詩權控三朝位三事祇應知己
是僧彬。

字民銘

南康縣庠列宋度宗字民銘末云吾尔會長守而勿墜宣朕寔
意斯為愷悌

譚昭寶七歲登第

理宗時茶陵譚昭寶珍御五歲能讀五經知為^文士 詞七歲應童

子科中上第其謝啟曰七歲遠離于膝下九經流出于胸中著
卦兼太極之圖蓬矢發由基之射童科雖异文解則同破雲州
千古之天荒駕月殿丹梯之雲路啟傳禁中天异之

張自明入墓

建昌張自明嘉定間知宜州文雅風流迥出塵表日治民事暇
則集諸生論道一日集士民諭曰吾入閩矣士民隨之詣九龍
山入一洞奇香烟霏光景殊別于世外有石碑題曰宋刺史丹
霞張公之墓鷲磨夙構公飄然而入浮雲平掩峒口漸合今其
石門徑容一人側身可進

洪福

夏貴家僅洪福以功守壽州貴降元遣子招福降福斬之後貴
治兵入城衆兵隨入獲福及子天源天淵屠于城內

教陶孫

福州舊志趙汝愚死貶教陶孫來之以文又揭詩于舊衢左
手旋乾右轉坤云何群小肆流言狼胡無地容姪旦魚腹終天
墓屈原一死固知公不免孤忠賴有文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
休說渠家末代孫。阮肖大怒遣捕陶孫變姓名亡去得免福清
郭萬程曰今稱說教先生者豈非表趙忠定之詩律哉或曰揭
之通衢或曰賦于三元樓壁縱筆酒三行而壁已昇去或曰阮
肖不之罪或曰大怒刊章追捕編管子嶺南至其敗乃登第或

曰遂亡命走閩或曰因是游寓贛居崑山蓋二三其說皆大謬
不然者余蓋云或為律詩托之以行知是律也閩記

福清教陶孫善詩以刺賈似道京尹捕之微服遁去後刊江湖
集有詔毀之號臙菴先生福州府志

木棉菴

舖

漳州龍溪縣木棉舖宋為木棉菴鄭虎臣殺賈似道處宋時路
遠驛跡寄宿無所有司酌道里中隨舖立庵命僧主之予以贖
可以得過客於是漳南十有三菴木棉其一云

吳休

休寧吳休中潛舉補

教授宋亡不仕題其屋曰殷周雖代

而首陽自存晉宋雖更而陶徑自著

馬光祖

東陽叅知政事馬光祖入明祀金華府學鄉賢祠浙江通志以其附史嵩之奪情起復為劉虞弼所論遂出之

真德秀

楊東山曰昔為宋正平真西山以直院兼玉牒官嘗至其位中案上有近時人詩天一編西山一見擲之曰宗正何用看此其殊然問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筆頭雖寫得數句所謂本心不正脉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非徒無益其佩服其言再三謝之因言近世如夏英公丁晉公王岐公呂惠卿林子中蔡持正輩亦非無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

實錄

宋都東以前百六十八年實錄不過千餘卷一高^孝兩朝僅六十餘年實錄亦至千卷神哲徽欽四朝正史李燾撰

賈似道募兵檄

洪惟藝祖肇造我邦至于高宗爰定吳會以仁守國以德配天未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可以質諸無疆証諸不忤理宗四十一年忠厚之澤著于生民先帝一十載恭儉之心何負天下念元溫群從上受卯翼之恩季陵一門初無毫髮之損國家既運一至于此人心忠義夫豈無之太皇后七袞之聖躬今天子

張博之冲質在人情猶知恤鄰之老幼豈臣子忍坐視君父
之陷危寧無邦國忠臣亦有兩河豪傑若合倡義之侶載馳動
王之師如陶士行慷慨之征申張魏公忠赤之志救日之弓
月之矢使直指于旌旗如礪之山如帶之河南永堅于盟誓
到諸帝咸使聞知
賈似道遊天台石橋詩古竹修終日僧房出翠微瀑流煎茗水
雲作坐禪衣。尊者難相遇。游人又獨歸。一棹橋外急。便是不忘
机。

陳自中

永嘉陳自中丞相宜中弟娶蘭谿楊氏因家焉自中好學善為

文頃刻教千百言恣有理致咸淳戊辰登進士由郡司理擢太
常寺丞會元兵渡江而罷德祐丙子宜中奉二王南遷自中以
大都督府行司馬提兵分守分水關食盡糧盡士卒多散以元
軍帥欲降之不屈朝服南面再拜而死子萍育于外家楊氏元
世祖物色宜中得之奇其骨相厚遇之萍刻意于學兼通梵教
亦精騎射賜名鞏真伽刺思入侍東宮日見親幸成宗時以著
孫盛邊人告警以萍領以著宣慰使討平之賜上尊衣衣鞏諭
甚至及武帝朝以其習西事特命撫寧邊陲初入境南數十騎
整衆而來萍與之遇亟令從騎解鞍列坐環以重車如城左右
指揮外示間暇敲鼓有伏懼莫敢前有以白帽揭于竿前者萍

引夫一發中之遂驚駭而通由是諸部服從不敢叛入朝以功
拜天司徒進階銀青光祿大夫

張鏜

張鏜南軒之後益王兵詔天下勤王鏜起兵衡山移檄安化新
化諸徭得民兵數千文天祥帥兵出嶺相與接應既而兵敗被
執恭政崔斌欲降之鏜罵曰今日降而死何以見我祖魏公于
地下斌命述起兵本末鏜奮筆斥罵千百言斌怒殺之

陳文龍

陳文龍知興化軍其本郡也夢神通言交代後著至元年
月日心甚愕駭未幾國亡家陷身俘至杭州拘繫于太學將絕

以前夢語及入趙有得自歎曰社稷人民一旦易主此天數也
皇宋未亡之前鬼神已奉其正朔矣吾今病且死而遠囚太學
得毋為太學神乎果卒墓在智果寺旁葬次日墓即生竹八俱
有刺人不能登興化府志

張世傑

張弘範即世傑從兄弟也弘範三遣其甥往招世傑竟不能得
所謂亮之不來猶理之不往也

文天祥不拜丞相

元初修宋史稱陸秀夫為左丞相文天祥為右丞相然黃文獻
公陸君寔傳後序謂宗亡之事典籍無稽遣使徵訪未至而史

成父之節尤為諸家各以瑱海錄指南錄諸書采上乃知陸公
官止僉樞密院事又公官止樞密使同都督諸軍二公雖嘗拜
相力辭不受而指南錄又文公所自著也予因反覆參訂志改
舊史之誤程敏政跋文丞相真跡

文天祥書

文天祥過淮亂離歌六首邳州哭母小祥其前曰收柳女信痛
割腸胃又誰無妻兒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這理于義當死乃
是命也奈何奈何途中有三詩今錄去言至于此泪下如雨其
後曰一讀此三詩便見老兄悲痛真切之情事至于此為之奈
何凡事只得于二哥至造物自有安排 一可將此詩呈嫂氏

歸之天命仍語觀在瓊瑛不曾周全得毋怨毋怒徐奶以下皆
可道吾此意當此天翻地動人人流落天教奈何奈何 一可
令柳女環女好做人爹管不得用下哽咽哽咽 一此詩本
仍可納于二哥凡天祥家書連百五贊妹 天祥弟篔仕元為
惠州總管次子陞字遜志贊清江家為皇慶間校集賢直學士
代祀嶽瀆卒于贛子富進平路總管博學能文在治多善政

王昭儀

宋末王昭儀北行名清惠請為女道士號冲華

陳烈婦

宋幼主由闔入廣師次屋山陳烈婦屬其子季任往事之臨別

與談曰勿以我故而懷二心遂趨廣赴不死聞者哀之

謝枋得女

謝枋得女嫁周氏早寡。枋得與其母李氏死節。遂出奩資作橋。安仁縣北橋成。投不死名孝烈橋。

龔開

淮陰龔開聖子。少嘗與陸秀夫同居廣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未改京家。盡貧。故人賓客候問。日不至。則且如坐無几席。一子名像。每俯伏榻下。就其背按紙作馬圖。風駿霧鬣。豪斷蘭筋。備盡諸態。一時特出人輒以數十金易得之。藉是故不飢寒。竟無所求于人而死。吳萊蘇海遺錄序

九却經鴈書

却經伯常使宋。寓于真州。十六年嘗繫書鴈。足霜落。風高。恐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疊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却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五十九字。帛傳二寸。高五寸。背有陵川却氏印。方一寸。文透于面。可辨識。明年果獲鴈於汴梁。至元十一年十二月丙辰。伯顏渡江。送經還。尋卒。年五十三。按佛經。勃那跋孫王生太子迦良那伽黎。太子末寶渡海。舟沉。是黎師跋陀國。先時太子在宮。嘗愛一雁。父勃那王作書繫鴈頸。鴈即高翔。求覓游彼園。上太子作書與父。鴈還。勃那王解書。知太子存。初。令告下黎師。

跋手又漢蘇武在匈奴十九年魏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明傳
安在撒馬兒罕二十一年

續後漢書

郝伯常續後漢書有三十卷序曰晉單陽侯相陳壽改漢史也
漢亡事骨作三國志以曹氏繼漢而不予昭烈稱之曰蜀節為
偏霸僭偽于是體統不正大義不明素其綱維故稱非論議皆
失其正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裴松之著三國異同用力雖勤而
亦不能更正體統宋司馬溫公作通鑑始更蜀曰漢仍以魏紀
事至朱晦菴作通鑑綱目詘魏而以章武之元繼漢統體始正
矣然而本史正文猶用壽書經嘗聞薦紳先生謂壽書必當改

作竊有志為事梗不果中統九年召經特使宋告以登位通好
拜兵宋人館留儀真不令進退抱節無為乃破稿發凡起漢終
晉以終壽書作表紀傳錄序贊案二漢三國晉書遂作正文以
裴注之異同通鑑之去取綱目之義例悉校刊定歸于詳寔以
昭烈纂承漢統魏吳為僭偽十三年冬十月書成年表一卷帝
紀二卷列傳七十九卷錄八卷共九十卷別為一百三十卷舞
曰續後漢書奮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祛操丕之兇域破
懿昭之城府明道術辨奸邪表風節校正偽傳之義理徵之典
則而原于道理千載之蔽一旦廓然矣

兩至元

元世祖改號至元凡三十一年後順帝稱至元凡七年祖孫同
朔不知其故

許乞假

世祖時左丞呂師夔乞假五月省母許之因諭安童曰此事汝
蒙古人不知

俘倡

中統二年八月乙巳禁以俘掠婦女為倡

文移改漢字

成宗元貞元年七月辛卯札魯忽赤文移用國語勅改從漢字

左衽

元時衣左衽今舊家遺像嘗見之

帝師

元帝師發思八史云八思巴又曰八馬皆誤也其制詞稱名班
弥但後思愛其文始全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闡教宣文輔
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祐國如意天寶法王西天佛大元帝師
蓋自有釋氏以來其光顯尊重未有過者也王元美書佛祖統
載後

黑玉酒缸

萬歲山廣寒殿設一黑玉酒缸玉有白章刻魚獸出沒波濤之
狀其大可貯酒三十餘石

拔都兒

世祖南征，馘勇十一萬，戶留籍，漢相命樞密院，即江陵之松滋，置管領，拔都兒氏，戶總管府，總管拔都兒華言健兒，秩視三品。

摩訶葛剌神

元祠摩訶葛剌神，漢言大漢神也。元太祖世祖嘗事其神，又拜天護列諸大祠。西域聖師大弟子膽巴請立其廟，南原州其伐宋有神降，均州武雷山曰：今天黑神領兵西北來，吾當謹避之。及渡江，又往，有見之者，武雷山神即世所傳云。武其知之矣。柳貫護國寺碑

葛應雷

平江葛應雷善醫，著醫學會同二千卷，謂醫當視時盛衰，劉守

真張子和草，值金人強盛，民悍氣剛，政多用宣泄之法，及其衰也，兵革之餘，飢饉相仍，民勞志困，故張潔古李明之輩，多加補益之功。至若宋之季年，醫者務守護元氣，而不識攻伐之機能，養病而不能治病，失在不知通其變也。

歐陽祐祠

即武縣西，軋山一名大軋山，有隋泉州守歐陽祐墓祠，有祠。夢掌元草廬，吳澄題祠壁曰：隋大業十四年戊寅，泉守歐陽公官歸至此，夫婦俱溺水死，時楚林士弘長樂，實建德，魏季審定陽劉武周梁、師都秦薛舉、涼李軌、梁蕭銑各已僭稱割據，而唐李淵以代王稱帝于長安，是年二月，江都有變，字文化及立

秦王帝五月李淵奪王稱而自帝以隋為唐王世充以越王侗
帝于東都公洛人也將安歸乎生蓋不知死若噫公之心誰其
知之後六百七十七年春二月朔臨川吳澄過廟題銘壁

高麗王祖墓

長樂縣利充中有高麗王祖墓王名宜星其父元末任宜州判
官生時星墜庭中因以為名父卒高麗王入貢見而罷之遂從
王歸王後無子因以為嗣乃襲王矣按高麗王父在元末則王
入貢當在明初明初入貢其王皆易名與國中本名異亦不知
宜星國史是何王也又高麗貢道極遠東不應出關抑從日本
來耶

黃潛

黃文獻在好二十四月始生甫時即自免乳見危素墓志

李珪

滑縣李珪嘗收旅殯撫遺孤恭議脫、聞而義之荐為通事及
脫、竄死南海不遠萬里以殯廉訪使以聞旌表之

科舉

仁宗皇慶二年甲寅始定科第之制蒙古色目為一榜曰右榜
漢人南人為一榜曰左榜右榜兩場一問經義五則大學論語
中庸孟子設問用朱氏章句一策左榜三場首明經、次二問
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復以己意結

之經義一道各占一經次場古賦詔語章表內科一道末場策
一三年一舉行省鄉試以八月二十一六日各照地方額數
選合格者三百人每色七十五人禮部依前例會試以次年二
月初一三五日取中選者百人每色二十五人以三月初七日
廷試進士不滿百人闕士則皆赴試於浙江行省元統間名額
漸增凡息典註選天較內胡外華優北人而抑中國圖書元
進士科惟仁宗皇慶四年延祐二年五年順帝至元二年十四
年十六年六科而已江浙行省凡統三十路教千里地三歲解
額取蒙古五人色目十人南人二十八人十士無可進之路多僥
首據文然以此致位卑執後先相望豈一時氣運然耶金華府志

顧清松江府志松江舊隸浙江自延祐設科至是通得十四人
進士三鄉貢十人而蒙古色目居其一元之用才於是可見進
士完澤博化漢名沙鄉貢拜善化漢名沙博野帖木兒漢名沙
遠帖古漢名沙徹里帖木兒漢名馬祖常子漢名馬博野帖木兒漢名沙
會試舊二月朔日三日五日後改二十二十三二十五日
文宗至順元年仍舊制

戶籍

張鉉金陵志至元二十三年本路抄籍戶只在城隍事司戶南
人戶軍站人匠戶無名色戶北人戶色目戶漢人戶儒戶江
寧縣民戶醫戶淘金戶財賦佃戶儒戶手戶樂人戶無名色

戶軍戶站戶哈刺赤戶鋪夫戶 上元縣南人戶儒戶弓手戶財
賦佃戶貴戶哈刺赤戶民戶軍戶急遞鋪夫戶匠戶水馬站戶
北人戶色目戶蒙古人戶畏吾兒戶回、人戶契丹人戶漢人
戶馬戶 尚容縣有虎、哈戶平章養老戶河西人戶運糧戶
快恰口戶 深陽縣有打捕戶餘同前歲貢土物深陽珠子米
二十二石

樂官

金時太常所用樂本天歲之遺製自東都不守太常氏奉其樂
器北趨燕都燕都喪亂又徙汴蔡汴蔡陷沒東平嚴寔得其政
樂部人元初有旨徵樂東平太常徐 遂典樂向日月山奏觀

乞增官登歌文武二舞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改樂戶子孫猶
世籍河汴間僅能語其鐘鼓鞀鐃不復究其義矣

元官兩名

華亭縣志元遼魯花赤養安海牙漢名唐世賢哈迷里氏國子
釋褐出身 青浦縣志戴流寓火魯忽達漢名魯得之西域康
里人

七真人

寧海州天崑崙山七真人邱處机馬鈺譚處端劉處一郝大通
孫不二師王重陽

河源 元史

禹貢道河正自積石漢使張騫持節到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
流發葱嶺趨于閩漚盤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
使吐蕃訪河源得之于閩磨黎山然其寔皆非本真元有天下
薄海內外人跡所及皆置驛傳至元十七年命都寔為招討使
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寔既受命是歲至河州六千里寧河驛
驛西南六千里山曰殺馬關林麓穹隆足舉浸高符一日至嶺
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并圖其城傳位置以聞
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寔之弟闊出得其說撰為河源志臨
川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文
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略今取二家之書考定其說有不同

者附註其下

河源在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漫弗可逼視方
可七八十里復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大敦腦兒大敦譯
言星宿也思本日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郡之正西
三千餘里雲南麓江宜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
帝師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北湧出如井其井百餘
東北流百餘里漚為大澤曰大敦腦兒群流奔轆

近五七里漚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彙行一日
迤邐東趨成川辨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與赤

賓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木合流

入赤賓其流寔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可涉思本日忽闌河源
出南山其地大

山峻嶺綿亘千里水流五百餘里注也里河出里又一二日
出河亦出自南山西北流五百餘里與黃河合

為八九股名也孫幹論譯言九渡通廣五七里可度馬又四五日不軍

尚工人抱羊囊騎過之聚落科木幹象舟傳髦車以濟陸客兩

人自是西山峽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巨則朵甘思東

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

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工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

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思本日自渾水東北流二百餘

里與懷里火虎河合懷里火虎河自南山北正北偏西流八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

餘里過即麻哈地又正北流一百餘里乃折而西北流二百餘

里又折而正北流一百餘里又折而東流過崑崙山下番名亦

耳麻不刺其山最峻非常山麓綿亘五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

過撒思加闊即闊提地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闊即及闊

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刺別里赤兒四達之衢也多寇盜有

官兵鎮之近北二日河水過之思本日河過闊提與亦西八思

約嶺之北正北流凡五崑崙以西人簡多處山南山皆不穿

峻水亦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抱獐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

漸下岍狹隘有狝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

納隣哈刺譯言細黃河也思本日哈刺河自白狗嶺之北又兩

日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思本日自哈刺河與黃

過河以兩站折而西北流經崑崙之北二百餘里與乞里馬出

河合乞里馬出河自威茂州之西北岷山之北不江流即古雷

州境正北流四百餘里折而西河亦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一

案詳外索

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南來
入河思本日自乞里馬出河與黃河合又西北流七百餘里過禮塞塔
失地與黃河合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又折而東北流過西寧
州貴德州馬嶺凡八百餘里與迤水合迤水源自青唐宿軍谷
正東流五百餘里過三巴頭與黃河合又東北流過王橋頭
積石州來羌城廓州構木站界都城凡五百餘里過河州與野
龍河合野龍河自西傾山之北水東北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
合又東北流五百餘里過階白城銀川站與迤水合迤水源自
不自祁連山下正東流一千餘里注浩疊河浩疊河自丹州
之南則丹山下水東南流七百餘里注湟水湟水與黃河合又
東北流一百餘里與洮河合洮河自草撒嶺又一日至蘭州過
北卜渡至鳴沙河過應吉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
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
山皆州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

兒馬出及貴德必赤里也思本日自龍水與河合又東北流過
城折而正東流過達地古天德軍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凡七
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天同路雲內州東勝州與黑河合黑河
源自漁陽嶺之南水正西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正南流
過保德州葭州又與州境又過臨州凡一千餘里與吃那河合
吃那河源自古宥州東南流過陝西晉綏德州凡七百餘里與黃
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延安河源自陝西蘆子關與黃
山中南流三百餘里過延安府折而正東流三百里與黃河合
又南流三百里與汾河合汾河源自正東流三百里與黃河合
中西南流過管州冀寧路汾州霍州晉寧路絳州又西流至龍
門凡一千二百餘里始與黃河合又南流二百里過河中府過
潼關與太華大山綿亘水勢不可復南乃折而東流天概河源
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北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
東北流過達地凡二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
又南流至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

吳澄

吳澄宋咸淳六年鄉貢

集林外索

戶券

太宗正月甲午減金越十九年壬子北籍始定世祖至元丙子正月平宋越十五年庚寅南籍始定各給戶券

劉因書事詩

卧榻而今又誰為江南回首見旌旗路人遙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歲兒

楊奐論祠堂

楊奐與姚公茂書云奐三十時入汴舟符宮室廟社法度與一故老處文五年因秋比寓長安慈恩寺有僧曰了遷者乘暇詣觀寺之西南杜相公讀書堂奐一見其知為家廟也其廟制如

世之所謂吳殿也凡石室並在西壁高與人胸臆齊其僧猶以為藏書龕既閱稽古論文信乎其為杜相公之家廟也汴梁太廟已亥春定諫時有告隱匿官粟者親入倉檢視而倉即太廟也石壁在西壁正殿凡二十五間始祖室三間內附祧廟神主五位其石室皆在西壁正殿凡二十五間始祖室三間內附祧廟神主五位其石室皆在西壁而近南牆世祖二間內附肅宗一德穆宗二間內附康宗一德太祖以下至宣宗各二間係八室計十六間其神主石室並在西壁原西夾室各一間凡有神主處每一間門一牖一門在左牖在右以上共二十五間近有容司毛正卿至自保州魯為先朝太祖諱舊事如在目前是日

坐容甚衆譚竟真問之曰如公所言其行礼時在秋冬而不及
春夏也容問何以知之真曰以公止見席席故知其在此也
若春夏則席以能後罷後竹也容曰適在冬身真又問公之行
礼將爲時享而不及禘祫容問何以知之真曰禘祫則太祖神
主位于楹下而東向焉而昭在于北南向之穆在于南向而北向
之公所言而曰太祖神主在門之南南向焉故知不及禘祫也
容謝未嘗及禘祫吁此定論也志不素致身

謝翱登西臺慟哭記

始政人文丞相魯公開府南服予以布衣從戎明年別公漳水
涓後明年公以公事過張睢陽及顏杲卿所常往來處悲歌慟

慨卒不負其言而從之游今其詩具在可考也予恨死無以藉

手見公而獨記別時語每一動念即于夢中尋之或山水池榭

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悲不敢淚又

後三年過姑蘇姑蘇公開府舊治也望夫差之臺而始哭公焉

又後四年而哭之于越臺又後五年及今而哭于子陵之臺先

是一日與友人甲乙若丙約越宿而集午雨未止買榜江溪登

岸詣子陵祠憩祠旁僧舍毀垣枯甃如入墟墓還與榜人沽酒

具酒史雨止登西臺設主于荒亭隅再拜跪伏祝畢歸而慟者

三復再拜起又念子爲冠時往來必詣拜祠下其始至也待先

君爲今予且老江山人物賤焉若失復東望拜泣不已有雲從

西南來濟滄浮鬱氣薄林下若相助以悲者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指之曰竟朝往兮何極暮歸來兮閔水黑化為水鳥兮有味為食歌闋竹石俱碎于是相向感喟復登東臺撫蒼石還憩于榜中榜人始驚予哭云適有邏舟之過也孟移諸遂移榜中流舉酒相屬各為詩以記所思薄莫雪作風凜不可留登岸宿乙家夜復賦詩懷古明日孟風雪別甲于江予與丙獨歸行三十里又越宿乃至其後甲以書及別時表言是日風帆怒駛逾久而後濟疑有神陰以著茲遊之偉予曰嗚呼既步兵死空山無哭聲且千年矣若神之助固不可知然茲遊固良偉其為文詞因以達意亦良可悲已予嘗亦擬太史公著季漢

月表如秦楚之際今人不知予心後之人必有知予者於此宜得書政紀之以附季漢事後時先君登臺後二十六年也先君諱字登臺之歲在乙丑云

核桃杯

道士余筠谷為予道五長春真人事世祖皇帝幸長春館真人方晝寢盤桓久之方寤上曰真人何之對曰臣赴蟠桃宴上曰有徵乎曰有乃袖出核桃天如椀上神之玩不丟手命左右持奉真人請剖而為杯一以奉上而自留其一上命置萬德庫永為我家鎮國之寶談遷曰宋景濂集載元內庫有桃半核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千字後錫

庚子年甲申月丁酉日記俱金塗之所謂庚子寔宋徽宗宣和
二年朔教祐陵所書宋濂奉制作賦未辨此核非漢武時物也
非宋祐陵所書雜書之國多天桃雖不可盡信或者得其遺核
將依倣而托之者與今案前錄史所記必即真人袖中物後人
神之飾以王母賜漢餅無疑也又荔枝木可偽刻桃核

揭傒斯論修史

用人為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
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為本也

謚杜甫

大監紐憐疏以蜀文翁之石室杜甫之杜堂皆列祀典又為甫

請謚、曰文貞見張伯雨跋大監詩

吳萊釋迦方域志後序

終南山僧道宣嘗著釋迦方域志二卷言西域諸國佛經行之
食營建塔廟處與其風土物產甚悉唐藝文志載其目予始從
學佛者游頗願究其所為志者蓋漢之初世烏孫天月氏本在燉
煌和連間而奴骨頊攻天月氏天月氏西走破塞王奪居其地
而塞王南舉居蜀賓塞種分數百疏勒以西休循捐毒之屬皆及
塞種顏師古曰塞亦釋種也塞種相近天月氏既居及塞王地
烏昆莫又擊破之而天月氏西走天夏故烏孫有塞種天月氏
種休循捐毒國絕小依葱嶺而居民俗衣服又多類烏孫張騫

云在天夏時賈人往市身毒得印竹杖蜀布身毒居天夏東南
有蜀物度去蜀不遠上乃令自蜀發間使四道並出指求身毒
率為西南夸所用不得通李奇曰身毒一名天篤即今浮屠所
也按此身毒塞種之指毒也指毒沿行穀谷西北至天宛九百
二十里西至天夏千有六百一十里故天夏賈人云在其東南
虛稱里數至于百千欲以誇漢使為遠寔一國也漢西域傳止
我指毒而張騫傳乃引身毒要之烏孫所治赤谷本塞王故國
東去長安八千九百里而近漢擊匈奴收休屠王祭天金人金
人蓋今佛氏遺像休屠王或張掖郡地將近故塞國也而身毒
及東漢漢又稱天竺摩騰竺法蘭之徒始持白氈之像及所譯四

十二章到洛楚王英乃首盛齊戒之祀范曄曰佛道神化與自
身毒二漢方志莫有稱者然則身毒本葱嶺間小國後漸大或
為他國所併仍冒舊國之號葱嶺以西乃為塞種葱嶺以東多
是雜胡亦不待辨而可知也及唐之盛天竺有五方制萬里歸
為天國東天竺乃與雪山吐蕃分界北天竺直接突厥塞王所
居蜀賓隋唐之間別曰滑或曰矩吒且在西天竺之列東南海
外扶南林邑又南天竺之隣境也今方域志殊不詳始末塞種
獨稱中印度印度天竺之梵言猶指毒也至謂其道則已幾備
天地之所覆載與夫貫古今而不可終窮者吁怪矣哉先王之
世道德同風俗一文為制度悉已度奇言魄行淫巧異技之人

卒不自容于執法之吏去古日遠民不見聖甚則立枯抱石以
為行號首裸身以為飾或曰是方外之士也至于傷教害義論
大倫而猶不少顧及漢而後天竺浮屠之教熾然乘之違賢君
子反受其法又文以老莊列子之旨且曰史蘇嘗紀其异余仲
尼亦嘗許其道矣何不可者吁西極之多幻也世之政教陵夷
民唯异物之是遷宋何承天善天文星曆而胡僧所論冬至日
尋與天竺占异周白蘇祇婆善胡琵琶一均之中間有七教則
又得之西域于是西京龜茲之樂陳于立部婆羅門九執之層
廟于大行甚者周孔與釋迦並稱亦毋慮乎書辛勞行而與常
編雜摻之經混為一錄也

吳萊與黃明遠第三書論樂府雜說

古者樂府之說樂家未必專取其詞特以其最為主最之徐者
為平疾者為解者何樂之將徹聲必疾猶金所謂闕也漢書
云樂家有制氏以雅樂世在太常第能識其鐘鼓鐃鐸而已
不能言其義此則豈無其詞乎詞者將最之寫身及雖不究其
義猶存其聲也漢初因秦雅人以制樂器為文始武為五行房
中有壽尺壽人後易名安世其詞十有九章乃出于唐山夫八
之乎文始五行有最元詞後世又皆變名易服以示不相沿襲
其聲寔不全殊也及武帝定郊祀五樂府舉司馬相如等數千
人作為詩賦又採秦楚燕代之謳使李延年等稍協律呂以合

八音之調如以詞而已矣何得協哉必其聲與樂家抵牾者多
然孝惠二帝夏侯寬已為樂府令則樂府之立未必始于武帝
也豈武帝之世特為新聲不用舊樂耶自漢世古詞殆為樂府
沈約樂志王僧虔技錄則具載其詞後世已不能悉得其聲矣
漢魏以降大樂官一皆裁隸為之魏三祖所作及夫歌章古詞
卒在江左雖若深嗟綺靡猶或從容閑雅有士君子之風隋文
聽之以為華夏正聲當時所有者六十四曲及鞞鐸中拂等四
舞皆存唐長安中工伎漸闕其能合于管絃者吳音浸遠燕者
謂宜取之吳人使之傳習開元以後北方歌工僅能齎其一曲
耳時俗所知多西涼龜茲樂未必止存一曲豈其事之散漫已久不可復知耶其詞之淪闕奈何後世擬古之

作曹不能倚其聲以造詞而徒欲以其詞勝齊梁之際一切見
之新詞無復古意至于唐世又以古體為今體宮中樂府滿于
將五言而四白耳豈果論其聲耶他若朱鷺雅子班等曲古者
以為標題下則皆述別事今反形容二禽之美果論其聲則已
不及乎漢世兒童巷陌之和者矣尚可以樂府為我傳有之
興於詩立于禮成於樂蓋詩之與樂固為二事詩以其詞者也
樂以其聲者也今則欲毀樂府而盡為古詩以為既不能歌徒
與古詩均耳殆不可令樂府從此而遂廢也又聞學琴者言琴
操多出于楚漢或有聲無詞其意輒高遠可喜而有詞者反不
逮是則樂家未必專取其詞而特以其聲為主者又明矣噫今

之言樂府者得毋類越人之歌而楚人之說乎昔者鄂君子皙之泛舟新波之中也榜人越人誦之曰盍兮汙草盍予昌孫澤昌州、樓州馮子秦晉、纓子兮昭瓊秦踰滌堤隨河溯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為我是說之乃召越譯而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舉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嘗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既君兮君不知其聲則越其詞則楚、越之相去也不遠猶不能辨又况自今距古千有餘年而欲究其孰非孰是不亦難乎

宋無

吳人宋無字子虛所著清寒集古人命名古雅非有今則宋無

夏顏

修文舍人夏顏字希賢震澤人博學多聞至正初客死鎮江殞北固山有友人見其高車大蓋冠進賢呵殿來言身今為修文舍人且言生平著書數百卷無好事者收之隣壁攘竊為鼠噬毀之不存一屬其人傳之其人敬諾訪其家尚數百篇有考古錄通志等書刊行顏復致謝後舉以自代

朱鬣氏

楊鉄崖集古樂府咏濮州娘薛紅中賦曰朱鬣氏

鄧弼

秦人鄧弼伯頰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開合閃閃如電能以力索林外索

雄不隣，方閩不可學，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數十人昇，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則必得奇辱。一日獨飲，娼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身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自筵，指左右揖兩生，生呼酒嘯以為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蹙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稍吐胸中不平氣，身四庫書從君問，即不能答，當血是刃。兩生曰：有是君，摘遠賈七經，數十義叩之，弼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纒如貫珠，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顧，涕淚不敢再有問，弼索酒，被髮跳叫曰：吾今日歷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反奄欲絕，徒欲馳騁文墨，撫一世豪傑，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弼言大媿，下樓足不能成步，歸詢其所與游，亦未嘗見其挾冊呻吟也。恭定間，德王執法西御史臺，弼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閤卒不為通，弼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翔，即連擊陪教人，殺聞于王，王令隸人欲鞭之，弼氣盛曰：公奈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尚未臣順，聞者駕海艦互市于朝，即不滿所欲，出火力斫柱，殺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卻，其虧國體為已甚。西南諸蠻雖曰

索林外索

稱臣奉貢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
弼者一二輩驅千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正日所出入莫非王
土矣公奈何不礼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頭吐舌以不能收王
曰爾目辨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堅城子曰能百萬軍中可刺
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能保首領子曰能王顧左右曰姑試之
問所須曰鉄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即命給予陰戒善槩者
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從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暨
弼至衆槩並進弼虎吼而奔入馬辟易五十步面目亡矣已而
烟塵障天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連斫馬首墮地血浴、滴王
拊髀驩曰誠壯士誠壯士命勺酒勞弼、飲不拜由是狂名振

一時至比之王鉄槍云王上章荐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
其事不下弼環視四體歎曰天生一具銅筋鉄肋不使立効萬
里外乃福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尚何言遂入王屋山為道
士後十年終未二十年天下大亂鄧弼傳宋濂撰

玉山名勝集

崑山顧瑛園在界溪蜀郡虞集伯生書玉山州堂瑛春題瘦影
在窓梅得月涼陰滿席竹籠烟遂昌鄭元祐記至正九年秋九
月一日卒延陵吳元恭作玉山草堂詩序詩匡廬于立彦成吳
龍門山釋良珩元璞吳興却詔九成河南陸仁良貴崑山郭真
義仲清河張天英楠渠天台陳基敬初昇亭野人王蒙井明句
東林外索

吳季瑣子紫華亭馮濬淵如會稽楊維禎廉夫汝陽袁華子
英淮陽秦約文付吳興華蕭伯翔山陰王濡之德輔吳興沈明
遠自誠遂昌鄭元祐明德善任良素吳郡宗末庚末葵雲間陸
居仁蜀郡袁凱華亭朱應瑞雪山入元本九山衛仁近邢臺張
玉沙邱泉澄丹邱金朝四明黃玠伯成砂岡全思誠白吳周砥
履道詞則東郭錢抱來作瑣寫寒詞 趙麟

玉山佳處馬九霄篆額瑛春題翠題新得月玉氣煖為雲楊維
禎陳基各有記詩人不贅

釣月軒京北杜本伯原隸額瑛春題月華中夜滿雲影一絲懸
芝雲堂吳興趙孟頫子昂篆瑛春題雲蒸瑞氣芝三秀風動

天香桂一枝。

金粟影白野達兼善隸額瑛春題波澄月影秋痕冷露浥天香
夜氣浮。

書画舫濮陽吳孟思篆額瑛春題書帖画圖浮彩鷁筆床茶灶
狎輕鷗楊維禎有記

春暉樓沈明遠隸額瑛春題花下春觴介眉壽簾前舞影借
春暉陳基有記

秋華亭樵李鮮于伯機書額瑛春題涼月挂簷成夜色秋華滿
樹作天香。

澹香亭子昂篆額瑛春題暖香春洗。夜色月浴。

君子亭子昂篆額瑛春題

雪巢連兼善隸額瑛春題花雨空青迷鶴夢。窓虛白失鷗群。

維嶺有記

春州池周雪坡篆額瑛春題

綠波亭沈明遠隸額瑛春題遠夢生芳州芳池看綠波。

絳雪亭海棠

聽雪齋杜本隸額瑛春題夜色飛花合春聲度竹深陳基有記。

白雲海范陽盧熊公武篆額瑛春題

鄭

元祐有記

未龜軒

瑛春題

三山盧昭伯

伯庸有記

拜石壇連兼篆額寒所兼善隸瑛春題

昨日與教客飲至醉今日病酒書以記賦時元祐四年二月四

日也賦損首昨日快我亭與教客飲至醉才歸辱簡不逮即答

為媿秦生雪未計尊體起居佳勝新詩甚清刻病酒不敢率易

題留幸少寬限否因書見過如何如何不一不一賦再拜志玉提

刑執事瑛作拜石壇記畧曰至元戊寅四月下瀚訪尼僧岩叟

于東城之菴。既宋周太尉宅所垣之外燕麥中有假山在焉

遂披榛約棘褰衣而登其上羅立諸峰已為好事者挽戴而去

獨有一石似壁而失其左股上有老坡題識易之以泉歸而立

素林外索

諸中庭明年奎章閣鑿書博士丹邱柯敬仲奇之再拜題名而去于是砌石為壇字曰拜石後三月御史白野達兼善來觀篆拜石二字於壇又隸寒所至正乙未冬周履道秀才自梁鴻山携贈老坡手帖讀之乃答忠玉提刑快哉亭飲 上有賈秋壑秋印其詞與記不甚省考諸雜錄忠玉乃王規父姪孫先坡在維揚後坡渡江答其詩及君未渡江過我動忠燭之句云云

右仲瑛亭館題咏集朱性父家藏錄本弘治元年八月中秋日吳郡楊循吉跋

仲瑛子元臣事張士誠水軍副都萬戶瑛封武略將軍飛騎尉我塘縣男從子元佐

侍妓丁香秀瓊英小蟠桃素雲小瓊華南枝秀小金縷

禁酷

元三月始禁酷見杭州進士知經仲誼

詩

劉秉忠識墓

太保劉秉忠祖康懿公弟秉恕墓俱在邢臺縣西南先賢村嘉靖間盜發內有石載盜李准名事聞于府捕之劉氏伯仲精于教學及能前知云

田誠

南塘田誠登進士元貞二年任東安知州清介自持無異于農士詔進征南元帥初來赴任不携妻孥只買二鶴為友及去任

乃曰壽春留犢吾何可携鶴以歸

山水紀蹕

至正十一年六月雲州大風雨山水碎至時帝駐蹕其地車馬
入畜漂溺一空朕一抱皇太子登山以免宣府鎮志

必蘭識納里

元初必蘭識納里貫通三藏及諸國語凡外夷朝貢表箋文字
無能識者口授如流略不停思更古所未有

倪遷

倪雲林作十萬圖款署至正癸丑元亡于丙辰逾癸丑三年身
雲林為吳人尚仍至正甲子其不忘所自如此



